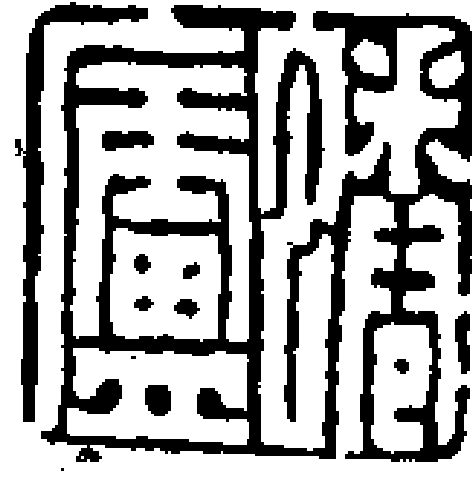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二十四輯
沈雲龍主編

卷 廬 隨 筆

王伯恭著

文海出版社印行



歐陽公云與子書勿浪書事者可
記者他時便為故事此誠為學
者示之準也

臨川李提學瑞清表湖先生之族
也辛亥冬避地滬上自稱清道人
賣字為活極感時歲可待而為元

王伯恭先生傳略

先生原名錫鬯 字伯恭 亦字伯弓 後名儀鄭 字公之僑

宣統初 因避御名 以字行 王氏故盱眙名族 其尊

人滄南先生蔭棠 官浙江溫處道 先生年十四 爲何子貞

所激賞 光緒壬午 李文忠公奏派先生與馬相伯赴朝鮮

應其國王之聘 東渡後 以先生參議軍國事務 時吳武壯

公註軍漢城 項城袁公領慶軍營務處 南通張季直及范肯

堂周彥昇 泰興朱曼君 均在吳幕 先生頡頏其間 一時

稱盛 越三載 辭歸 丙戌謁潘文勤公於京邸 初見即

詫爲今日得見魏晉間人 且許爲今之王景略 先生有朱文

小印曰今略 即指此事 戊戌三月 旅順爲俄羅斯所占

宋忠勤 以毅軍移駐牛莊 招先生入幕 相得如家人 戊

子舉於鄉 庚寅官國子監學正 秩滿改外 爲湖北宜昌府

通判 旋入張文襄公幕 調署歸州知州 并辦府河口及應
城釐金 辛亥國變 避地滬上 壬癸之際 佐張樹人治兩
浙鹽運事 及項城就總統職 先生適以他事北來 項城乃
招之入幕 致廩餼 旋由統率辦事處改隸陸軍部 充祕書
先生爲學 自朱子小學又手 於書無所不讀 並通漢宋
之郵 留心經世之學 工詩古文 尤嗜汪容甫魯通甫二家
文不加點 潘文勤公謂似雪苑辟疆 有蜷廬詩集□□卷
文集□□卷 蜷廬隨筆五卷 此刊本乃節本不分卷手
寫原本尙在尹石公處 在南
學日 校勘初學記藝文類聚 工書 純用紫毫筆 四十以
後 得宋拓閣帖臨之 頓改舊觀 又得擬山園初印本 愛
其生澀 刻意摹仿 寸縑尺紙 人爭寶之 辛酉冬 卒於
京師 年六十□ 無子 有女□人 長適吳縣褚某 次適
婺源江福孳

闕鐸曰 輓近自命跣弛不羈之材 大抵高自位置 視天下如無物 甚且非聖無法 使人不可嚮邇 先生蚤負盛名 當代鉅公 倒屣仄席 而先生恂恂儒雅 絕不露材揚己 其周旋諸將 親若家人 而砥厲廉隅 一介不苟 遂使世人 不敢以名士爲詬病 殆以朱子小學爲入德之門 故動循定檢 確乎不拔 有自來矣 持論諒直 絕不以私廢公 於翁常熟 雖係師弟 而於其不慊於李文忠 遂不惜以國家爲孤注 極力主戰 致有甲午之役 每一論及 歎息痛恨 不稍迴護 民國四年 以他事北來 項城聞之 亟加羅致 謂先生原名爲某某 左右皆愕然不知 且言此君素性不治家人生產 厚糈徒滋浪費 但謀稻粱 俾獲溫飽足矣 一時士論 多先生不輕干謁之介節 尤感項城之睠懷舊雨捐棄前嫌也 先生詩文 不役役於格調 而取

徑極高 擣辭極雅 信手拈來 都如宿構 殆有生知之慧
絕非困學可幾 猶記先生在宜昌日 夢中得句云 飛轡
騁高荷 其胸次之爽朗 真不食人間煙火矣 先生負經國
大猷 平生雅不欲以文苑自域 乃有才無命 徒以書名震
溢 奪席安吳 易簣之歲 手書春帖曰 儒冠誤我 年矢
催人 亦可想見其佗傺也

蜷廬隨筆目錄

光緒甲申朝鮮政變始末

吳武壯

袁項城

李文忠

馬眉叔

科舉叢詒

江蘇學政刻試牘

論書法

作字用紫豪

書法鋪豪與裏鋒

六朝書法

陸抗墓磚硯

購書

宋人小說

姜白石集

西樓帖

唐人雙鉤

明人筆記

臣瓚姓薛

贗書畫

博塔胡同小班

胡寶玉校書

清季兩義伶

正陽門闢四孔

秦淮風物

西湖

欄柯山

鴉片

淡巴菰

福靖船主關瑞堂

李綠寶

天長縣署之幕友男化為女

民婦一產七男

鬼學

乙卯辛酉北京兩風災

黃桐生之見鬼

政應月日之巧合

家風記

何貞老

金明齋秀才

潘文勤師

翁文恭師

劉棣仙

姚石泉同年

戴文節

何廉昉先生

張小浦丈

宋忠勤

王壬秋年丈

李莼客侍御

八指頭陀

易實甫

勒省旃明經

李文石觀察

顧印伯大令

李梅庵提學

吳子脩太史綱齋編修

陳御三編修

文廷式

呂秋樵

鄭祝君

張寅伯師

吳康甫二尹

吳鶴舲

楊小齋大令

陳逸耘秀才

余小鳳孝廉

謝石溪廣文

朱曼君

秦澹如

雷亞公明經

宮島大八中島裁之

尹元仲舍人厚菴司馬

汪子僑孝廉

吳董卿王義門

戴子開觀察

吳伯良

趙聲伯

張雲門孝廉

周尼述茂才

江竹浦

張文襄

徐菊人

周岫芝

姚頌虞

馮煥光

吳楚生

載漪

載濤載洵

宮子猷

斐伯謙

程小江

邱履平

張栩人運使

王覺生

姜桂題

趙次帥

李小峰

康有爲

沈愚溪

載澤

袁克文

蝮廬隨筆

盱眙王伯恭

光緒甲申朝鮮政變始末

光緒壬午之冬 余奉合肥相國奏派 偕馬相伯舍人往朝鮮
應其國王之聘 時吳軍門長慶率六營 駐防漢城 書記
朱冕君張季直諸人 皆與余相得 冕君尤篤 袁慰亭司馬
時權營務處 慰亭爲篤臣年伯之子 而端敏之姪孫也 端
敏治軍臨淮時 先伯父在其幕中 故有世誼 余時居新南
營 在漢城新王宮之左 慰亭居三軍府 相去僅數十武
朝夕恒得相見 慰亭少余二歲 弟畜之 其居三軍府也 蓋
與吳帥不甚水乳 藉爲朝鮮練兵之名 遂別樹一幟 其爲
朝鮮練兵 則以戰事之後 朝鮮人仍以刀槊對敵 慰亭
諷國王以講求武備 於是王以五百人屬其督練 慰亭欣然

受命 延一王姓 新自德國歸者 爲之教習 終日在大院
中排班進退 慰亭憑几觀之 余亦時得厲目焉 朝鮮民氣
謹慎 視上國如帝天 雖見中國商人 亦無不慄慄 慰亭
使譯者傳諭五百人云 中國練兵 非汝國兒戲比 苟不聽
約束者 立刻軍法從事 五百人咸股栗聽命 每日操演時
王教習持鞭睨其側 呼曰 左足起 五百人悉舉左足
高下如一 有參差者即揮鞭痛挾 步伐進退前後左右如之
舉槍放響亦如之 教練甫半月 慰亭詰國王及吳帥閱操
居然可觀 國王大悅 吳帥賞戰衣人各一襲 於是慰亭
有能軍名 國王且咨合肥 謂其才可獨當一面云
朝鮮國王之本生父名昞應 素以閉關爲主 國王名熙 王
妃閔氏 王素懼內 妃喜親日 於是國中分爲兩黨 昞應
之黨爲守舊黨 閔妃之黨爲開化黨 兩黨水火 各不相入

守舊者多老成 開化者多新進 此自各國所同 又兩黨相爭 自古迄今 未有不君子敗而小人勝者 斯亦天道剝復之理 有莫之爲而爲者矣

光緒壬午朝鮮之亂 由於新舊兩黨相爭 舊黨以大院君爲首 即國王之本生父也 新黨以閔台鎬爲首 國王之妻兄也 王懼內 惟婦言是聽 大院君迂樸 極惡通商 國之端人正士 及績學老儒 皆羣焉奉之 以爲泰山北斗 閔妃嫉蕩自喜 見日本所來之器用什物 無不奇技精巧 絕愛慕之 故亟願互市 國王亦喜新厭故 耽弄遊戲 與妃志同道合 國之少年新進 佻健輕薄者 爭趨附之 以爲識時之傑 台鎬 固妃之化身也 讀書好古 開化亦非所樂 稱爲黨首者 屈於勢耳 顧大院君當國年久 威權尙在 又爲王之生父 雖以王之尊崇 不能強以相就 而舊

黨之粗率者 遂不免有排外之舉 外人知朝鮮爲我屬也
羣向合肥責言 合肥乃奏遣馬建忠前往蒞盟通商 遣吳長
慶前往平亂 抵朝鮮時 其大臣金宏集魚允中等 咸謂大
院君在 恐無通商之理 建忠遂與長慶商定 趁大院君答
拜時 陽以飲饌款之 而以酒食犒其從者於別室 潛令提
督黃仕林 擁大院君於輿中 急派兵士昇之 馳往馬山浦
登兵輪還國 安置於保定 以爲罪人斯得 是誠可訝
矣

朝鮮既互市 其國王以不諳交涉爲言 遣其表兄趙大輔國
甯夏字惠人來津 咨請派員往治其事 合肥商諸眉叔 以
其兄相伯往 建常後 以余佐之 並遣德國人穆麟德同行
是時遊學美國之學生初次回國 眉翁擇二人隨往 一爲唐
紹儀 一爲吳仲賢

方東渡時 合肥告相伯曰 諸君此去 第可言往應朝鮮之聘 切不可謂我所奏派 恐日本援例 反爲不美 秘之秘之 相伯遂與余相戒不言 亦告趙惠人同守此義 余在漢城時 公事減少 恒與慰亭相接 其與人來往私函 咸託余代筆 而飛書草檄之事 則皆茅少笙任之 或有上行文書 慰翁不以爲然者 亦倩余潤改 少笙明知之 每以爲笑 而與余交好 亦不見怪也 慰翁知余辭王回國 請余入幕助之 情意堅切 余亦允許 而少笙密向余言 此君萬不可與久處 僕行將棄而他往 君忘程仲清事乎 余聞而悚然 乃託詞回國復來 蓋已決計不就矣 朝鮮既與各國互市 亦仿中國 設立總署 名曰統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 又在王宮內設一統理軍國衙門 蓋仿中國軍機處之制也 馬相伯與余東渡後 國王下教 以相伯協

辦通商事務 以余參議軍國事務 以德人穆麟德督辦海關
事務 以唐紹儀吳仲賢爲海關委員 不數月相伯以與朝鮮
政府議事不合 辭歸 越三載 余亦辭之返國 而以唐吳
兩生薦與慰亭

朝鮮之與各國通商也 約章著大朝鮮國大皇帝 余見之
驚問趙惠人曰 此豈藩屬之詞 趙曰 此合肥相國之意
相國命以此稱 僕對相國言 小邦何敢僭稱 相國曰 爾
邦乃中國屬國耳 對外洋自合如此 故定章如是 余竊
訝之 然不敢置喙 馬眉叔當時蒞盟者 亦言他日必受其
誤也

朝鮮大院君旣在保定 中國士大夫多往慰問者 或曰 通
商之事 各國皆然 公胡獨異 答曰 小邦不可與上國比
小邦地小人少 閉關自守 猶懼不免侵軼 若更與各國

互市 是速其亡也 且上國與外洋通商數十年矣 蒙未見其利也 又某翰林往慰者 以文王羨里况之 大院君走筆答曰 不敢當 不敢當 文王古聖王也 何可以况夷虜 且今上聖明 非桀紂比乎 翰林昨舌而退 朝鮮甲申之亂 一時重臣 悉爲亂黨誅死 慰亭皆優恤其家 倉猝無錢 借軍餉爲用 事定 稟請合肥作正開消 合肥批斥之 謂該管帶純以銀錢買結韓人之心 實屬荒謬 所請著不准行 且札飭吳兆有 責令該管帶借用之餉 照數賠補 慰亭之叔子九觀察 復寄函痛訓之 令速爲賠繳 而是時新與日本訂約 同時撤防 以後遇有事故 彼此知會 同時進兵 不得私出軍隊 於是慰亭交卸營務回籍 所借兵餉 則售產以償之 次年 駐韓通商委員陳菱南觀察病歸 合肥復奏派慰亭爲駐韓通商委員 屬人招余

相助 余方在京課徒 又將從盛軍於小站 遂辭而不往
而茅少笙亦於是時依劉銘傳於臺灣 僅吾友吳曉北往應其
聘 慰亭解兵柄縮商務 非其好也 朝鮮國王又聘姚斌秋
繼余之任 姚袁至不相洽 朝鮮馴以多事 至甲午後 遂
亡其國矣

中國人之健忘 極可笑歎 而貽禍君國 幾召滅亡 尤可
駭痛 甲申朝鮮之亂 中日定約 同時撤防 以後有必須
出師者 彼此知照 同時進兵 不得一國背約私出軍隊
訂約時朝旨派吳大澂續昌前往蒞盟 乃吳續二公到漢城後
韓人問其有無全權 答曰無之 韓人曰 既無全權 不
得與聞 吳續二公 以此進退維谷 難於覆命 乃謀於項
城 覓得其稿閱之 遂據以返報 時清卿爲幫辦北洋大臣
彥甫亦官侍郎 項城方以同知保升知府 吳續二公德項

城 欲與通譜 稱兄弟 袁不敢承 乃以師禮待二公焉
防軍撤後 項城以管帶改爲通商委員 戊子己丑之間 項
城電告合肥 謂朝鮮已潛降俄羅斯 降表爲其邏得 請速
派海軍提督丁汝昌 率戰艦往問其罪 合肥忘甲申中日之
約 遽電丁提督東渡 而丁方巡海至長崎 兵士與日警相
爭未解 不能奉令即往 事又旋爲韓人所聞 國王遣其參
判李用俊奉表來京 辯無其事 且謂降俄係袁僞造云云
政府久以朝鮮事專責合肥 不更爲計 而合肥又以彼中之
事 偏聽項城 以此國王雖有表章 亦置不理 自是韓人
與項城 遂不相能 復遣李用俊來華 輦金以求撤袁 而
合肥復忘光緒八年與朝鮮訂約 互派通商委員 如有不合
彼此知照 立即撤回之條 以項城爲所保荐 廻護前奏
終不肯易 且疑朝鮮人之不免詭詐也 是役以丁汝昌未率

艦隊往討 日本人初無聞知 故能相安無事 至甲午夏
項城電告合肥 以朝鮮新舊兩黨相爭爲亂 漢城岌岌 請
速派兵往平 合肥仍不記前約 奏派直隸提督葉志超 率
衆赴之 而提督聶士成 自請先往詳探 聞吾禮闈報罷
屬其幕友李穀生入都 請吾同往 以吾曾客朝鮮 與其國
士大夫多相識 或可訪得其實也 余謂事本無奇 可以一
電安之 不勞動衆 穀生言行期已定 不可中止 余謂既
如是 幸毋多帶兵卒 吾將歸省 不克偕往 君其善爲我辭
又吾聞葉軍門頃以洪蔭之爲軍師 洪雖北江先生之曾孫
其人兼夸詐陰險之長 吾丙戌春 與之同寓勒省旃上海
寓中 相處二月 深悉其底蘊 煩告葉君 未宜傾心待之
也 葉統兵至朝鮮 初無亂事 項城曰 公歸韓人又蠢動
矣 請姑駐兵平壤 以坐鎮之 俟人心之大定 再班師可

也 項城見洪蔭之極爲傾倒 蔭之亦不欲遽去 因慫恿葉
 公整駐平壤 平壤者 箕子故都 尙有井田 爲朝鮮通國
 勝境 官妓尤多 葉公至 徵歌選舞 顧而樂之 將老是
 鄉矣 而日本聞葉提督率兵入其國 大驚 以爲輕背前約
 是必將夷爲郡縣也 因議大出師與中國爭 事爲合肥所
 聞 亟奏請撤戍 而是時張季直新狀元及第 言於常熟
 以日本蕞爾小國 何足以抗天兵 非大創之 不足以示威
 而免患 常熟避之 力主戰 合肥奏言不可輕開釁端 奉
 旨切責 余復自天津旋京 往見常熟 力諫主戰之非 蓋
 常熟亦我之座主 向承獎借者也 乃常熟不以爲然 且笑
 吾書生膽小 余謂臨事而懼 古有明訓 豈可放膽嘗試
 且器械陣法 百不如人 似未宜率爾從事 常熟言合肥治
 軍數十年 屢平大憝 今北洋海陸兩軍 如火如荼 豈不

堪一戰耶 余謂知己知彼者 乃可望百戰百勝 今確知己不如彼 安可望勝 常熟言吾正欲試其良楛 以爲整頓地也 余見其意不可回 遂亦不復與語 興辭而出 到津晤吾友秋樵 舉以告之 秋樵笑曰 君一孝廉 而欲與兩狀元相爭 其鑿柄也固宜

甲申九月 余有事返上海 甫登岸 即聞朝鮮大亂 逆臣洪英植與其駙馬朴泳孝 鉤串倭人 瓜分八道 謬告國王云 中國兵變 誘王至別宮 招日本兵護之 又矯王令傳見執政大臣之忠鯁者 至即斬之 一時各國使臣 皆杜門自衛 中國防營 雖知有變 而無人傳告 亦不敢輕出兵隊 惟擐甲以待 遣人調察 則宮門緊閉 消息不通 民人之圍繞宮外者 殆近數萬人 忽見趙甯夏之首級出 同聲驚號 爭以頭觸宮墻 墻圯 見倭兵百餘人 持鎗

外向 慰亭所練之五百人 亦在其中 吳兆有見事已急
 率三營馳往救之 洪英植令五百人放槍相拒 此五百人譁
 曰 吾身著吳老師所賜之軍衣 今反擊吳老師之兵乎 各
 以槍仰空發響 於是中國軍士始魚貫而入 顧未知國王所
 在 遍覓不得 慰亭曰 國不可一日無主 王有姪 年七
 歲矣 吾輩當共立之 兆有聞而大怒 擬擲其面 遂向軍
 士叩頭曰 我等在朝鮮 專爲保護國王也 如王無尋處 我
 即死於此間 不出宮矣 諸子弟宜努力 軍士齊聲應命
 旋有人報 頃見國王尙在後苑小屋中 兆有立刻率三營官
 及茅少笙馳往 國王已改倭裝 將逃矣 蓋英植等給其以
 中國人造反也 王見兆有等大駭 欲起避 兆有伏地大哭
 且爲之叩首 王知無他意 心始安 兆有請王移至慰亭
 軍中避亂 王諾之 英植在側力阻 兆有趁勢扶王出 少

笙亦手挽英植同行 擬擒其到軍正法 甫及階 倏有韓人
自階側揮利刃斫之 首墮 少笙跳而免 王既至副營 日
本公使竹添光鴻 聞信遁還本國 是役也 徵兆有在 國
即亡 若用慰亭改輔幼主之策 國亦亡 是時余適還上海
後遇少笙 詳爲余言

吳武壯

慰亭雖領慶軍營務處之虛銜 而既爲朝鮮練兵 便須別立
門戶 幕中不可無人 商諸吳帥 吳遣書記茅少笙紀雨農
陳石齋三人佐之 少笙名延年 雨農名堪沛 石齋名長慶
少笙筆墨敏捷 智識通達 自以吳帥舊人 而慰亭祇是
營務處委員 甫經代理營務處耳 且年少新進 何所知能
吾名爲之佐 合當代爲主持 而慰亭則謂此三人者 既爲
我之書記 即爲我之屬下 自當聽我指揮 於是二人積不

相能 雨農石齋獨兢業自守 不露圭角

甲申之夏 吳小軒軍門奉詔撤防 仍酌留數營戍朝鮮 乃以吳兆有統三營駐漢城 小軒本以副營爲座營 至是以慰亭爲副管帶 與張仲明方銘三兩營皆歸吳兆有節制 而合肥念及慰亭 曾爲國王保荐 特加委爲營務處兼會辦朝鮮防務 並委茅少笙爲提調 劄文殊未分明 而慰亭則謂是委以北洋之營務處 其會辦則謂爲會辦朝鮮國王 輒自稱本會辦 幾忘爲副營之管帶者 於是又與兆有不協 而少笙復言 李相既然相知 委爲提調 設有便宜 吾即可徑上稟牘矣 慰亭閱之 尤不快 然無如之何

袁 項 城

程仲清者 名絜 皖南尙齋都轉之族 與余固有鄉誼 粵東張制軍樹聲 函荐小軒軍門 到漢城時 小帥已移戍金

州 乃寄居慰亭營中 一日清晨 仲清冒雪來訪 謂承慰亭荐 往軍國衙門作書記 月修二十金 吾意欲得四十金 又住所尙未議定 求君加言培植 余聞大喜 答以軍國衙門止我一中國人在彼 君來作伴甚妙 增添十金亦非難事 住所更可勿慮 吾桂山洞賜第八十餘間 君來同居 亦自寬綽 飲食所需 吾可供應 仲清聞吾說 欣喜過望 因留之圍爐小飲 向夕始去 吾匆匆忘問其慰翁係向何人推荐 因函問慰亭 乃答書云 敝友程仲清承推轂 感極感極 余見而大詫 次日親往問之 慰亭曰 吾恐其不能勝任耳 余言初無難事 况吾在彼 詎不關助 慰亭亦唯唯 留吾清譚竟日 又次日 余問李浣西參判 答言袁公曾略言之 未深說也 余告以程君人甚端正 慰翁再說 可即允許 房屋即住我處 不必另尋 浣西亦漫應之 越

三日無消息 余因函招仲清來 擬令其催問慰亭 比去人歸 則仲清已於昨日趁寶清輪船回廣東矣 咄咄怪事 踰數日得信 寶清船沈於海 全船無一生者 又月餘 上海報載徽州程君已作波臣 其母夫人聞耗驚痛 自樓上躍下跌死 其妻觀此慘狀 自縊而亡 仲清固無子 其家遂絕 慰亭見報後 哀而祭之 余亦往會 因歎謂慰亭曰 君若多進一言 何至罹此浩劫 慰亭慨然曰 此實吾之褊心 爲彼來求我 何故又復求君 彼既求君 吾即置而不問 余不覺忿然曰 君若早說不問 我非不可荐者 眞乃害人 不淺 慰默然無語 他日見茅少笙 偶然道及是事 少笙亦忿然曰 君尙未知耶 慰亭得君函後 往告仲清曰 吾已爲君薦安 不意王君媚嫉心重 向其執政諸臣 大肆詆毀 事遂不諧 於是仲清一怒而去 置而不問 猶飾詞耳

余聞是言 無可更說 驚駭而已

中日和約既定 恭親王一日問合肥云 吾聞此次兵釁 悉由袁世凱鼓盪而成 此言信否 合肥對曰 事已過去 請王爺不必追究 橫豎皆鴻章之過耳 恭親王遂嘿然而罷 是時項城在京 雖有溫處道之寶缺 萬無赴任之理 設從此罣悞 心知不甘 憶昔在吳武壯朝鮮軍中 以帥意不合 借題爲朝鮮練兵 因禍爲福 此次師故智 正合時機 乃招致幕友 僦居嵩雲草堂 日夕譯撰兵書十二卷 以效法西洋爲主 書成 無術進獻 念當時朝貴中 惟相國榮祿 深結主知 言聽計從 顧素昧生平 無梯爲接 偵知八旗老輩有豫師者 最爲榮所信仰 又偵知豫公獨與閻相國敬銘相得 閻爲路閏生入室弟子 又申以婚姻 非路氏之言 不足以動之 因念路氏子弟有在淮安服官者 家於

淮安 而項城之妹夫張香谷 係漢仙中丞之子 亦家淮安
必與路氏相稔 遂託香谷以卑禮厚幣 請路辛甫北來
居其幕中爲上客 由辛甫以見閻文介 由文介以見豫師
由豫師以見榮文忠 層遞納交 果爲榮文忠所賞 項城遂
執贄爲榮相之門生 而新建陸軍以成 駐於小站周剛敏盛
波之舊壘 但項城初不知兵 一旦居督練之名 雖廣用教
習 終慮軍心不服 於是訪求賦閒之老將 聘爲全軍翼長
庶可以鎮懾軍隊 適淮軍舊部姜桂題 以失守旅順革職
永不叙用者 正無處投效 聞小站新軍成立 徑謁軍門
項城見而大喜 遽以翼長畀之 桂題亦不知兵 惟資格
尙深耳 項城更說榮相 以五大軍合編爲武衛全軍 以宋
慶爲武衛左軍 以袁世凱爲武衛右軍 以聶士成爲武衛前
軍 董福祥爲武衛後軍 其中軍則榮相自領之 兼總統武

衛全軍 榮相樂其推戴 且可弋取統屬文武之名也 德項城甚 有相逢恨晚之感 復用項城之策 令諸軍各選四將 送總統差遣 比至 令此十六人者各用一二品冠服 乘馬在輿前引導 榮相顧盼自喜 以爲人生之榮 無過於此 吁 何異兒童兒戲之見哉

乙未之冬 程軍門文炳營中有自備善符呪 能避鎗炮者 項城方創新建陸軍於小站 聞其名 向程乞之 謂將聘爲教習 程曰 此雖有小驗 特兒戲事耳 恐不足以臨大敵 項城請之益堅 程君乃遣應其招 初至 以手槍試之 良驗 聚諸將試之 皆無傷 軍中驚以爲神 項城待爲上客 問授自何人 則以某仙某佛對 並言同道數十人 散布各處 將廣收門徒 以備蕩滅洋人 項城大喜 謂當遍請賓客 同觀奇技 果始終無誤 擬請大府據實奏聞 必可

恩賞官職 以壯聲威 其人亦喜躍歡忭 項城因普請津地
大小文武各官 往小站赴會 到者百有五十餘人 有一客
願立手狀 設或身死勿論 並覓保結 索諸各營 有與同
鄉而兼遠親者一人 令之作保 隨命三十人持後膛鎗向之
開放 轟然一聲 其人倒臥於地 客愕問所以 項城曰
此詐耳 決無妨 呼人視之 返曰 目尙未閉 面有笑容
項城曰 何如 已而仍臥不起 再呼人視之 又返報曰
口角流血矣 命解衣驗之 則胸腹凡有十七洞 人實死
矣 衆賓皆起 項城亦無他語 酒罷 賓客悉散 項城以
五百金畀其鄉人 爲之棺斂 而恤其家焉 旋有人謂此乃
八卦教之餘黨 嘉慶朝奉旨嚴禁者 項城乃求得其全案讀
之 始悉其源委 故後來項城爲山東巡撫時 陳奏義和拳
事 較他省爲詳 丙申正月 吾應宋祝三之招 道出天津

正值小站請客驗閱之後 一時傳爲笑譚 何意三四年之後 津沽盛傳義和拳之氣勢 直若中風狂走 不可遏抑者 寧非怪事 固知滔天之禍 關乎氣數 而中國人之健忘 亦可略見一斑矣

李文忠

甲午中日戰後 合肥爵相罷爲通商事務大臣 維時總署 惟張樵野一人主政 餘皆伴食 合肥往 亦默坐不作一語 委蛇進退而已 一日法國公使至署 責問曰 貴署訂購 槍械 與吾國議定 將簽字矣 何以改購他國之物 出言 不信 是與邦交有礙 雖開釁亦必爭 張公噤不一語 諸 大臣在座 皆瞠目相對 法使嘵嘵不已 合肥徐曰 君誤 矣 吾訂購器械 乃買賣也 與邦交何涉 買賣者 以價廉 而便利者爲主 今彼國之貨 實廉於貴國 故改訂之 設

再有他國更廉於彼國者 吾又將改訂 彼國亦不得過問也
且吾所以逕與議訂者 以與貴國尙未簽字也 空言議論
詎可牽入邦交乎 於是法使亦無言而去

戊戌己亥之間 合肥爵相在京 門可羅雀 忽放兩廣總督

蓋天意未欲遽亡中國 留此一老 爲他日議和地也 庚

子年拳亂初起 端王剛相矯詔通電各省 招募義和拳 以

驅逐各國洋人之在中國者 時盛宣懷管全國電報事 得詔

首電寄合肥 且取進止 合肥復電云 此亂命也 誓不

奉詔 於是盛以此電并廷寄統電各行省 事遂不行 合肥

旋電奏云 拳不可恃 釁不可開 北望觚稜 日夜痛哭

剛毅見而大罵 謂此等媚外漢奸 非尸諸市朝不可 合肥

爲北洋大臣時 知今日國勢 非興立海軍不足以自強 乃

用馬建忠之策 建船塢於旅順口 設海軍提督 購置兵輪

廣籌海軍經費 規模甫定 而朝廷輒以此項經費 移作頤和園工程 合肥屢爭不得 往往咨嗟扼腕 繼念年已七十 苟從容坐鎮 以平生威望臨之 當得晏安無事 初不料有甲午之役也

光緒中 合肥建議創辦海軍 因籌海軍經費無慮數千百萬 乃朝廷悉以之興修頤和園 其撥歸海軍者僅百分之一耳 翁大司農復奏定十五年之內 不得添置一鎗一炮 於是中國之武備可知矣

馬眉叔

光緒甲申 中法開釁時 上海招商局馬眉叔爲總辦 恐海舶往來 多有窒礙 以此局本係購自旗昌洋行 不如仍畀該行暫管之爲善 電稟合肥照准 於是江海各局各商輪悉改懸美國旂幟 乃京師清流諸公 譁然忿駭 以爲馬建

忠得外洋數十萬金錢 擅將招商全局賣與外人 而數百萬
之國帑商本 皆付流水 盛宣懷素忌眉叔 潛以私函遍達
執政 力爲證之 執政諸公 無不嫉眉叔之主張洋務 敗
壞國事 又以盛宣懷科第世家 其言可信 此等僉壬 非
尸諸市朝不可 衆口一談 行將奏請提解 惟以合肥所舉
投鼠之忌 尙在遲疑 常熟尙書謂區區之事 不勞大舉
姑電飭該員來京 當面詰問 如有不合 即刻論斬 免
得合肥嘵嘵救護 反致誤事 衆皆謂然 遂由常熟一人出
名電召 眉叔聞信 即行到京上謁 常熟詳問原委 眉叔
具言兩國相爭 商船改懸他國之旂 此自各國通例 蓋海
道往來 敵人見之 必用礮擊 貨物不足計 商客何辜
改旂自護 殆非得已 且賣局於人者 得人之財也 今我
實以自有之財 聘用他國之人 代爲經理 不得便爲交易

常熟問將來尙可歸還否 答言何日停戰 何日即可還原
當熟又言 倘不如說奈何 又答此何敢欺 某有全家性命在
常熟正色曰 既如此 汝姑回滬 苟他日不能取回
國法將不汝貸 非洋人所能護也 眉叔唯唯而退 過天
津 見合肥告之 李曰 吾尙在譏讒中 何況爾乎 吾輩
值此時 惟委蛇觀變而已 餘無可言也 是時余方自朝鮮
來滬 招商局雖挂洋旂 局中司事者仍皆舊人 照常辦事
他分局之總辦 及江海各船之帳房 亦仍舊貫 惟增美
國八九人 在總局指揮耳 眉叔仍日日到局 余恒詣局訪
之 次年和議成 即日龍旂高挂 烜赫如前 江海各船亦
同日更易 而政府終以眉叔爲不可恃 加派盛宣懷爲招商
局督辦 合肥亦無如之何 而眉叔遂不能久於其位矣
光緒壬午 余在杭州 得丹徒馬眉叔觀察建忠書 招往天

津 時外舅吳沅卿亦在杭州 以本年鄉試不可誤 商之叔
父 留課諸弟讀 乃函謝馬公 是年朝鮮初與各國互市
合肥相國請於朝 以馬建忠蒞盟 吾友呂秋樵增祥姚賦秋
學歐兩君隨往 皆得異常勞績 叔父殊悔尼吾之行 余謂
天下事會方來 此固不足爲意 比余秋試報罷 馬公復有
書相招 遂遵海而北

科舉叢話

國朝定制 取士之法 鄉會試外 優行選拔兩途爲貴 優
行三年一次 選拔十二年一次 優則各省人數不同 吾皖
每次六人 選拔則各省每學一人 似難實易 而優行則似
易實難 道光癸卯 吾皖所舉之六人 皆在皖北 尤爲佳
話 第一爲泗州鄧賢芬 次則桐城許廷賓 天長戴金榜
定遠凌煥 合肥李鴻章 盱眙汪根蘭

科名得失 自學道者視之 初無輕重 而文人學士 則以

為身心性命 且媚嫉伎刻 儼若仇敵 可笑亦可歎也 山

陽鮑小山桂生 與同邑丁頤伯壽昌同學相得 文名亦相埒

道光已酉 同應選拔試 頤伯得雋 小山怒與絕交 僧

忠親王督師時 小山在其幕中 誣訐丁氏通匪 將罹不測

時丁儉卿封翁方在家作壽 聞訊 杜門謝客 聽候拿辦

一時中外搢紳 驚駭援救 祁春浦倭良峯兩相國尤為出

力 故得無恙 亦殊險矣 溯厥禍源 僅區區一明經之得

失耳 心術鄙傾至於如此 吁可畏哉

光緒丙戌會試 吾友劉丹庭啓彤入闈後 鄰號有樂亭劉培

者 倩其捉刀 潤筆頗鉅 丹庭欣然允之 試畢 索觀場

作 諸友謂其文不佳 丹庭復以代作之藝與閱 或曰 此

似可 比榜發 丹庭高中 而劉培竟得會元 及闈墨出

後 丹庭大惶恐 慮其友或舉發之 極詞祈懇始已 迨覆
試 培居榜末 一時紛紛巷議 禁中亦有所聞 殿試時
有旨劉培著在後殿應試 而竟夤緣監場王大臣爲之傳遞
亦奇聞矣 朝考引見後 劉培以中書用 計其先後所費殆
近二十萬金 然其人實敦厚君子也 時人作聯語嘲之云
三場文字 本屬無憑 所奇者忽而榜首 忽而榜尾 八旗
眼光已經有限 又添了一個老東 一個老西 京師向呼山
東人爲老東 山西人爲老西 是科總裁除旗員二人外 一
爲山東孫毓汶 一爲山西祁世長
陽湖汪子淵學瀚 楷法端整 時人推爲大卷王 謂其黑大
肥圓 可以問鼎也 戊子年元旦 夢見天榜狀元汪姓 名
作古老錢式 醒後自思曰 老泉者 蘇明允之別號 天其
命我改名應夢乎 乃更名洵 已丑禮闈復報罷 至壬辰計

借 考廩與吾咫尺 放榜日 蹀躞來訪 言子平家謂其四
十八歲再不中 則終身無望 今適四十八歲矣 午後尙好
音寂然 不覺涕流滿面 吾笑慰之而已 上燈時 始得捷
音 而殿試在二甲末 朝考列三等 例當外得縣令 乃往
見許星叔 謂不得翰林 當蹈東海以死 許力勸之 允爲
設法 汪固許之姪婿 許正爲軍機大臣也 比得旨 果以
庶吉士用 而每屆試差 皆考而不得 遂終身賣字自給
不更入都 豈非升沈有命耶 其字固無精采 篆書亦平庸
再閱數十年 世無知之者矣

光緒以來 極重朴學 鄉會試第二場策問 自順天直隸兩
省外 咸以實對爲能 然皆攜帶書籍入場 從無白戰者
吳縣潘伯寅尙書 尤以實策爲取士之準 余嘗問公 此皆
鈔胥也 何爲獨重此選 公曰 吾正欲看其鈔書耳 凡作

家所鈔 必與庸俗不同 因又問公帶書當以何等爲善 公曰 此正難定 惟以平時用功者帶入爲妙 若素昧生平 雖多無益 公又言策有五道 未必能悉對無漏 亦斷無五策皆空者 同治癸酉吾爲主司 適有人以新刻水經注見贈者 因帶入闈 以爲閑中消遣 比三場出題 偶取書中疑義問之 而通場無一答者 豈僻書耶 君如不信 試問今之名翰林王蓮生 彼時渠在場屋 曾答我一字否乎 相與撫掌一笑

殿試之制 新進士對策已畢 交收卷官 封送閱卷八大臣閱之 收卷官由掌院學士點派 皆翰院諸公也 光緒甲午 所派收卷 有黃修撰思永 比張季直繳卷時 黃以舊識 迎而受之 張交卷出 黃展開其卷 乃中有空白一字 殆挖補錯誤 後遂忘填者 黃取懷中筆墨爲之補書 此收卷

諸公 例携筆墨 以備成全修改者 由來久矣 張卷又擡頭錯誤 恩字誤作單擡 黃復爲於恩字上補一聖字 補成後送翁叔平相國閱定 蓋知張爲翁所極賞之門生也 以此張遂大魁天下 使此卷不遇黃君成全 則置三甲末矣 甲午閱卷者 張子青居首 次爲麟芝菴 次爲李蘭蓀 翁叔平居第四 志伯愚則第八也 向來八大臣閱卷 各以其人之次序 定甲第之次序 所謂公同閱定者 虛語耳 是科翁師傅得張季直卷 必欲置諸第一 張子青不許 幾欲忿爭 麟芝菴曰 吾序次第二 榜眼卷吾決不讓 狀元吾亦不爭 高陽相國助翁公與南皮相爭 謂吾所閱之沈衛一卷 通場所無 今亦願讓狀元與張 幸公俯從 南皮無可如何 乃勉如翁意 其所定之狀元 改作探花 以麟公不讓榜眼也 一甲既定 乃議以沈衛列傳臚 高陽曰 如

此佳卷 不得鼎甲 更欲傳臚何爲 不如位置在後 時已
晏 內廷催進呈十卷 而傳臚未定 難以捧入 羣公因高
陽一言 皆默不作聲 志伯愚起曰 吾所閱一卷何如 能
濫竽否 南皮略觀 即曰甚好 於是吳竹樓昂然爲二甲第
一矣

科名得失 固有前定 東坡恨失李方叔 未嘗不爲美譚
同考閱卷 安得普薦 光緒初 陸鳳石相國尙官修撰 某
科會試 派爲同考 榜後同僚聚飲廣和居 酒半 忽有某
部郎昂然闖入 指陸大罵 且擲其面 其人強有力 陸殊
狼狽 同席諸君駭愕爭救 良久始解 問其何故粗鹵 搖
首不答 揮淚恨恨而去 有識之者 始知是科試卷爲陸所
擯 乃忿而出此 亦可哀而可醜矣

劉忠誠爲秀才日 省試僅一次 爲江西黃令房荐 批語頗

爲推挹 而主考棄之 此本至常 劉則以爲終身之恨 二
十年後 劉以軍功官至江西巡撫 昔爲主考者 適由知府
保升道員 在贛省候補 方充要差 劉蒞任 首撤其差
諭令聽候察看 不許遠離 而訪得黃令 久經罷歸 乃具
舟遣使迎之 相見執弟子禮甚恭 且聘爲通省大小書院之
掌教 黃力辭 以事非一手一日所了 劉曰 先生自可倩
門人子弟代爲評閱 不必果勞尊也 黃因屢爲某主考解說
劉言門生向來恩怨分明 今固未禡其官 但令其閉門思
過耳 劉官贛撫十年 某主考竟以憂悴卒 黃年近八十始
逝 劉升江督後 尙時通竿櫓也

科舉之制 始於隋唐 至明洪武中 始以八股取士 國朝
因之 特小有變通耳 光緒癸卯 張香濤入都召對時 面
奏取士之法 非變不可 今試聚天下之文人才子 與臣校

其得失 臣雖年老 尙不在人後 若與入校十日之學生相
試 臣則謝不敏矣 太后驚曰 信如是乎 於是飭下張之
洞 訂定學堂章程 而科舉之法 遂掃地以盡

江蘇學政刻試牘

張香濤爲湖北學政 刻試牘爲江漢炳靈集 皆樊雲門增祥
一人所作 非廬山真面也 其文犀利新穎 最爲當時稱頌
比黃漱蘭爲江蘇學政 仿其例 刻江左校士錄 丐范肯
堂當世爲文 而加以朱彞君銘盤之詩賦 亦風行一時 後
余房師溥玉岑先生良官侍郎時 放江蘇學政 亦欲踵而行
之 屬余爲文 而屬張季直爲詩賦 余問季直已允否 師
言已成賦兩篇矣 余又問有無潤筆 師言未計及此 余因
言恐不能成 此光緒癸巳冬日事 次年季直得大魁 此事
遂廢 而余亦僅爲作得時文四篇耳 已而師受代去 竟刻

成試牘四巨冊 余取閱之 皆淺陋之算學及粗浮之經解
此直高閣中物 何苦災梨禍棗 不如其公子毓少岑爲吾皖
學政 不刻一字 爲善藏拙也

論書法

文字工拙 如精金美玉 市有定價 不容意爲輕重 然今
人耳食者多 初無真識 固未可據爲典要也 石公言 近
時揚州人謬賞余書 謂與其購買吳讓之 不如得王某之爲
善 甚有謂吾臨擬山園 直青過於藍者 此何異痴人說夢
徒令吾皇恐而已

丙辰之冬 余居京師宣武門外大街 偶寫春聯云 簾前春
色應須惜 門外車聲爲底忙 一時見者 頗以爲工 不知
余以張船山句對唐人 雖勝原句 固無此體裁也 原句爲
世上浮名好是閒

余不幸 少時即謬得書名 其實無足取也 蓋彼時專用羊毫 不免甜俗之病 間作六朝體 亦多習氣 年過四十始得宋拓閣帖臨之 頓改舊觀 又得擬山園初印本 愛其生澀 刻意摹仿 漸可自立 書雖小道 固非潛心用功不可 惟吾性疎易 往往信筆粗率 此亦病也 昔潘文勤譏李芍農 筆筆作千秋想 謂其過於矜持也 然真欲求名 固當如是

作字用紫毫

古人作字 皆用紫毫 無用羊毫者 國朝如王夢樓劉石菴 皆用健毫 至包慎伯何子貞吳讓之諸君 始以羊毫臨池 慎翁更力詆襄鋒 專主鋪毫 謂之萬毫齊放 其實由於筆力太弱 而屋漏折釵之法 遂蕩無復存矣

書法鋪毫與襄鋒

余嘗謂書法鋪毫與裹鋒 不可偏廢 鋪毫始於分隸 裹鋒則源於篆籀 且折釵股者 鋪毫也 屋漏痕者 裹鋒也 必鋪毫中有裹鋒 裹鋒中有鋪毫 斯爲得之

六朝書法

道光以來 盛行六朝書法 包慎伯首開其先 自任爲壇坫之主 門人吳讓之吳禮北輩 益衍其緒 讓之尤擅場 其論書法 力詆裹鋒 專以鋪毫爲貴 所著藝舟雙楫 固詳言之 然持論殊不公平 浙人趙撝叔陶心雲 皆寫六朝而絕非包氏之法 心雲筆力勁潔 惜不免做作 撝叔縱弛自喜 而涉筆成趣 亦自可愛 但皆非正法眼藏耳 京師有張明兒者 學撝叔書 惟妙惟肖 市上所有撝叔字迹 大率明兒之贗作也 吾友周仲明寫龍門造像 入能品 而自書則拙劣不入格 近人亦多好六朝體 而筆筆戰掣 直

魔道耳

陸抗墓博硯

余性喜蓄墨蓄硯 數十年來所藏遂多 在應城時 佳硯大小十餘方 悉付辛亥劫灰 上年見合肥龔治初有祝枝山所藏宋澄泥大硯 求之不得 吾弟季達聞之 以東吳陸抗墓博琢硯相贈 研長尺餘 旁刻鳳皇三年 抗蓋卒於是年也 季達昔客襄陽 得此博於二陸城 二陸城者 在宜都境 爲孫權賜陸遜之地 後人名之爲二陸城耳 抗墓即在城外 同治九年 江漢奇災 大水嚙其墓 土人重修 竊五博藏之 此其一也 至今土人有能言之者 季達得此 甚矜貴 遠以遺余 不啻百朋矣 博質極堅 而不滲墨 可寶可寶 暇當刻數字於其上方 傳示子孫

購書

三十年前 余在揚州喜購書籍 恒典質從事 星北見之
輒曰 吾不勸兄買書 惟勸兄讀書耳 此言殆不知吾者
吾亦不怪也 近來尹石公常見我手不釋卷 謂可比古之袁
伯業 伯業吾何敢望 第數十年由博反約 實亦粗有所得
與從前用功迥異 玩星北昔語 亦未可厚非也

宋人小說

尹石公昨以宋人京本通俗小說兩帙送覽 蓋宋刻而新付石
印者 大致主於勸懲 而宋時社會情形 略可概見 遠勝
近人所譯西洋小說

姜白石集

尹石公携姜白石集四冊見示 謂廠肆求售者中 多吾之印
章題識 疑吾所失之書 驗之良是 問其價 則索至四十
元 可謂奇昂矣 此書原只一冊 坊賈襯釘爲四本 加以

布套 不知當日吾買此書 僅費一金也 石公言坊賈固不知王某爲何人 但告以王某批校之書 現時頗有行市 可笑也 石公又言近有人在上海購得吾所圈批之毛刻三唐人集 係用五色筆 亦僅四冊 而購價至二百元云云 尤爲奇誕 此亦辛亥亂時在應城所失也

西樓帖

西樓帖 最爲有名 亡友劉鐵雲竭數年之力 始得兩冊 端午橋制軍續得四冊 即古人所謂東坡書髓者 端公遇難後 帖爲徐菊人所得 徐付石印 以一部贈張葆齋 張贈塔式古 塔復遺余 然吾前在姜穎生案頭見西樓帖印本 較此尤精 謂係羅振玉在日本所印 不識即此本否 穎生物故 是帖遂失 無由并几對觀矣

唐人雙鉤

戊戌三月 在翁文恭師座上 見硬黃雙鈎六巨册 籤題唐人雙鈎四字 紙質厚而且滑 略似內府蠟牋 所摹皆晉賢諸帖 濃淡先後 筆筆可見 假非題作雙鈎 直可認爲親筆 古人言雙鈎下真蹟一等 洵不誣也 是日又見王覺斯擘窠長卷 亦精絕 非世間所常有

明人筆記

明人筆記 忘其書名 并忘作者姓字 二十年前見於溥玉岑師案頭 抄本六巨册 前明三大案 及魏闥客氏諸口供 皆詳載無遺 又大都鈔撮原文 不加論議 足可正全史 若刊印流傳 亦可爲多聞之助

臣瓚姓薛

臣瓚注漢書而不得其姓 問人亦無知者 偶讀水經注 有薛瓚注漢書云云 爲之大快 古人所謂開卷有益也

贗書畫

自海岳以贗作書畫名 中國之作僞者 遂日新月盛 以吾
一身所見者 已不勝優孟虎賁之感 曩在劉鐵雲處 見米
老神先告夢卷子 中有火燒一小孔 後多元明以來名人題
跋 紙色墨色 古味盎然 信爲真迹 後在他處又見一卷
與此絲毫不爽 其火燒之孔 隔水之綾 以及後幅題跋
押縫圖章 一一吻合 最後楊友三又持一石本來 閱其
火孔及諸題字 無不相符 後又見鐵雲所藏岳武穆所書前
出師表 其剝落處亦與張刻正同 而原本自在張亮基制府
家 張尙有後出師表 劉則無之耳 此外所見相同之書畫
不一而足 疑必有人能爲古人之雙鉤廓填者 乃克臻此
神技 然鑒賞二字 益難言矣

磚塔胡同小班

京師西四牌樓磚塔胡同 向皆小班所聚 似妓非妓 專以
歌曲侑酒 概不留髡 故名曰清吟小班 遊客大率王公貝
勒 退朝時往往有朝衣朝冠而至者 小飲閒坐而去 南城
士大夫往遊 則置酒讌客 流連竟夕 天明始散 蓋必日
出始可開城 而正陽門則丑刻專爲趨朝者開放其半 又許
入不許出也 大凡遊客至 閤者導入客座 呼媪婢出應客
媪婢至 向客屈膝爲禮 問有無相識 答以無之 乃導
入內堂 延諸女出見 亦皆屈膝爲禮 若指定一人 則請
至私室小坐 裝飾修潔 亦如書舍 非臥室也 端坐侍側
周旋和藹 不作一狎語 客或出語粗踈 則面頰馳出
矣 枯坐無味 不得不議酒食 余壬辰年初次往遊 識天
順班小玉 問酒貲例需幾何 答言多寡悉聽客便 余檢十
金畀之 小玉問兩席乎 余曰一席耳 小玉又問延幾客

余告以賓主五人 小玉又笑言安用如此之多 費三金足矣
余執不可 小玉曰 然則四金已嫌稍豐 此非外間比也
及入座 則山珍海錯 堆盤盈几席 未及半已盡醉飽
小玉復笑曰 何如 蓋厨役實報實銷 絕不絲毫沾潤也
散後 賞厨役二金 更酌小玉四金 咸屈膝稱謝 小玉約
我頻過其居 且言不必動須飲饌 亦無須多費錢 余問何
以自利 答言君不見王公少年乎 此輩只知揮金售富 盈
千累百 在所不惜 吾儕亦樂得受之 巷中同業十餘家
皆各有護法之人 無不以錢爭勝 若文人墨客 安得如許
多金乎 余又問男女相悅 人之情也 不結歡喜緣者何說
答曰 亦有之 必往來已熟 情投意合 乃可通好 余
因問纏頭何如 答曰 無之 若收夜度貲 不如爲娼矣
余復問 王公少年必多相契 小玉握手曰 此輩皆賤相

愈深閉固拒 愈思親近 其囊中物滾滾來矣 若一與結緣 則視同婢妾 或勒逼入府 便是自入火炕 反不如士人之可以談笑任情脫略形檢也 余雖聞是語 終覺歉然 不肯常往 後聞天順一班 爲爽召南以數萬金將其班中三人 掃數買去 天順遂至閉門 亦一時之豪舉矣 庚子拳亂後 磚塔胡同諸小班 一律閉歇 而城外娼寮多妄稱清吟小班 真可謂婢學夫人矣

胡寶玉校書

胡寶玉校書 在同治時即負艷名 余光緒初識之於滬上 校書雅善修飾 年雖三十 而霧髻風鬟 顧盼自喜 狎客猶爭趨之 初無車馬冷落之感 纏頭蓄積頗富 起居飲食 益務奢侈 後十餘年 有浙人陳友蘭 聘爲大婦 校書欣然嫁之 忘其一身將老 陳尙翩翩少年也 又閱數年

校書所蓄十二萬金 悉爲陳攫 衣飾亦盡 乃借故與之離
異 而校書不知自量 猶狃昔日盛名 倚門張幟 或在天津
或在漢口 到處困頓 昨聞其尙在上海 倩人媒嫁
不知誰能娶此七十老嫗 痴妄可笑 其末路亦可悲矣

清季兩義伶

偶見近人所撰常惺惺齋筆記 中有清季兩義伶事 一爲路
三寶收斂楊豫甫 一爲五九送別張樵野 此兩伶 吾皆識
之 五九秦姓 名樺芬 其祖五十九歲樺芬始生 故乳名
五九 飾青衫 有名於時 張樵野尙書眷之 爲其買屋娶
妻 廣收門徒 姚佩秋唐采芝輩 皆其弟子也 樵野得罪
樺芬往送 樵野強其同至戍所 樺芬以寡母無依 難於
相從 又不欲顯拒 乃送至正定府 隻身潛返 閒居奉母
恒與名士周旋 嘗求余爲書八尺大屏八幅 寶貴當至

有人願以三百金易之。穉芬靳不與也。乙卯冬，余重來京師，門巷頓異。過韓家潭，穉芬舊宅，則改爲杏花春飯莊矣。問穉芬踪迹，則在醫院中。其母死矣。問穉芬何病，則風魔也。辛亥冬，清廷遜位詔下，穉芬一慟而絕。比其復甦，騰身躍起數十次，從此目不知人。惟極口大罵袁世凱不止，歷數年不愈。此誠奇伶矣。筆記中語焉不詳，且有誤處，故備紀之。

正陽門關四孔

京師正陽門，惟蹕路所經，始一開啓，平時惟從兩掖門出入。其依附兩掖之隙地，賈人設小市肆，在東曰東荷包巷，西曰西荷包巷。屋小於舟，櫛比鱗次，百貨所集。金碧輝煌，其貨物以刺繡爲多，故名荷包巷。喧闐萃處，猶有遼金之風。庚子拳亂，正陽門災，兩巷遂爲灰燼。後稍葺。

治 未及修復 遽以鐵路改築車站 廓而平之 至民國初
毀去兩掖 改闢四孔 以便車馬 自此陵遷谷變 帝京
風物 不可復覩矣

秦 淮 風 物

南京城郭宏闊 周廻七十餘里 風物幽雅 雖頻經兵燹
而六朝烟水氣 終未消亡 余於同治癸酉年初應省試 寓
磊功巷快園 在烏衣巷之南 去文德橋甚近 每當夕陽西
下 挈小舟 泛秦淮 泊丁字簾前 隔岸笙歌 中流簫鼓
取澹心板橋雜記讀之 風流勝賞 如在目前 時距洪楊
劫後 未及十年也 光緒末 科舉制廢 秦淮風景頓異
淮清橋畔 幾至巷無居人 酒糾錄事 率以下關旅館為藏
身之所 金陵遂為污穢之場 不知更幾何年 始復當時氣
象 此可為世道之感也

西湖

杭州西湖之勝 今古艷稱 同治乙丑 余隨宦至浙 其時
大亂初平 馬穀山爲巡撫 蔣鄉泉爲方伯 楊石泉爲廉訪
杭州太守則薛慰農也 諸公提倡風雅 潤色湖山 實爲
一時之盛 孤山林處士墓外 岳墳于墓及蘇小小青諸墓
皆增飾之 一時騷人墨客 遊賞無虛日 後數年 彭雪琴
侍郎建退省庵於錢祠之右 年必往居數月 儼爲管領 而
薛慰農俞蔭甫兩君之門人 或建薛廬於鳳林寺之後 或建
俞樓於仰蘇樓之側 遊觀之美 照耀一時 迨光緒中葉
官浙者皆俗吏 而杭之詩人文士 大率遠客他省 於是大
好湖山 聽其頽廢 富家翁或買地建屋 如劉莊 如高莊
如楊莊 如廉莊 非不精美 而主人既俗 遂無可觀
余去杭三十年 重過其地 偶尋陳迹 則吳山寺院 已非

從前 出湧金門 則湖舫制度 多作洋式 只瓜皮小艇
差強人意耳 西湖十景 惟雷峰夕照 景色猶存 南屏鐘
聲 尙有遺響 餘則狼狽朽壞 不堪著眼矣 問薛廬遺址
已無人知 可勝太息

爛柯山

衢州城外爛柯山 即仙人王質觀棋爛柯處 同治丁卯 余
年十一 侍先公往游 山頂有一巨孔 前後洞達 遙望山
狀 如一秤錘 左右刻石甚多 山孔縱數十丈 橫十餘丈
足容數百人 中有石几石墩 可供對奕 當時余曾仿赤
壁賦 作游爛柯山記 先公見之 頗蒙歡悅 今五十餘年
原稿久佚 昨夢隨侍先公重過其地 依依仍如兒時 忽
爲晨鷄喚覺 俯仰今昔 不禁泣然

雅片

項城爲大元帥時 吾在統率辦事處作秘書 軍務倥傯 間
一日即須值宿 人靜後 鴉片氣息 觸鼻皆是 而徧覓又
無踪迹 詢諸差官 則笑而不答 再問始知前後左右 皆
橫陳客也 是時公府煙客 男女不下三百人 與其政
鴉片之害 人盡知之 光緒初馬建忠奉命往印度 與英政
府商訂禁運之策 該國以全國財政悉賴於此 萬不肯承
馬君以其無可磋商 奮然曰 吾國向有禁種之令 既若是
惟當弛禁便民耳 印人聞而大恐 復召國會 另籌生財
之道 以減鴉片之運 期五十年減盡 訂約而返 朝議以
此事有損國體 頓毀前約 今四十年矣 愈禁愈多 吸者
亦愈衆 洋人雖與訂禁煙之約 其實摺載而來者 反十倍
於前 又加以嗎啡之毒 其害較鴉片尤甚 而洋人獲利
則較前不知若干倍蓰 而中國之搜查罰辦者 日必數起

究之所搜所罰 皆窮苦小民也 軍人之捆橐而來者 不敢
過問也 軍官之張燈吸烟者 亦若罔聞知也 且非獨軍官
即官秩稍崇 身膺權要 亦明目張膽爲之 警察皆熟視
無睹 甚且派人保護者矣

淡巴菘

淡巴菘即烟草也 始於塞外 漸入內地 前明時嚴爲之禁

吸者置重典 滿洲入關後 此禁始弛 然固無所害 東

三省及蒙古朝鮮 人人吸之 後乃遍行中國 幾與茶酒

等視 乾隆時阿片興於粵東 蓋由印度而來 然皆富人嗜

之 不能遍及也 吸者面瘦肩聳 其形如鬼 生育道絕

雖悔恨欲戒 而有所不能 迨後國人得其種製之法 刮鶯

粟漿爲之 香味無異 價亦頓廉 吸者亦漸廣 而其害較

輕於印度所產 面不瘦 肩不聳 生子亦如常人 顧印度

商販來者 歲不少減 至道光中 林則徐爲兩廣總督 遂
興雅片之獄 雅片即阿片音轉也 林正人而剛愎成性 欲
尊國體 反以辱國 欲保主權 反以喪權 迨林得罪去
繼其任者 懲林前失 益務媚外 國事遂不可問 而金田
之亂 亦即由是而生 至今談洋務者 動以林爲戎首 庸
臣誤國 此固不能爲林諱也

福靖船主關瑞堂

余從軍旅順時 南北洋兵船多在船塢中 福靖船主粵人關
瑞堂慶祥 與余至相得 其人文士 而從學於福建船政者
宋帥及諸王大臣浮海者 皆喜坐其船 以船主有儒雅氣
也 粵中寒士覓館者 多依栖舟中 恒爲詩鐘之會 余亦
常與其列 戊戌二月 旅順借與俄羅斯 宋帥移駐牛莊
諸兵船之住隲者 仍泊其地 余會試報罷 擬留京供職成

均而宋帥疊函相招且派飛雲小兵輪相迓情不可却乃復就之閏四月杪余至煙台適福靖巡洋至此因得與瑞堂朝夕相見飛雲尙未至也比飛雲至福靖亦將返旅順余告瑞堂曰飛雲此行亦先至旅順者吾欲趁君舟先往作三日盤桓瑞堂亦欣然相允且購酒肴爲船中飲饌次夕瑞堂忽來言明晨即開行矣細思君仍不如上飛雲船所差者不過半日耳到旅順自可痛飲暢談無須趁我舟也余問其何以相拒答言今此口已歸俄人舟抵口須報其搭客幾人俟俄人查驗後方准入口此次止君一人爲客便須候驗何必爭此半日乎余諾之福靖卯刻行余午後上飛雲船即時起碇行數十里風起顛簸殊甚余復悔不上福靖船爲其船身較大數倍也已而風愈狂猛兼以大雨雷電舟中格格作聲余甚惴惴

恐其敗裂 蓋此舟已數十年 木質糟朽 所恃者機器尙精
耳 既至此境 只合瞑目聽之 船頭搭客百數十人 僵立
雨中 至可憐憫 余呼入艙暫避 艙小不足以容 乃植立
如束筍 亦可笑歎 天將明 船主孫姓奔入告余曰 吾等
性命可保矣 我駕海船三十年 從未遇如此大風 三更時
沿路拋錨 皆不能定 頃甫拋穩 船雖傾側 已拋三錨
當可無慮矣 比天明審視 船已至老鐵山 去旅順僅二十
餘里 已刻風勢稍殺 雨亦漸緩 旅客以飢寒交迫 環求
余速開往旅順就食 余商之船主 則謂波浪未平 不如且
待 余強之至再 乃起碇 是行以飛雲專來接吾 故能相
強 否則不能從也 開行後 風力雖衰 浪怒未息 二十
餘里之遙 已刻行至申初 始見口門 亦云艱矣 船主取
遠鏡視之 告余曰 一俄船沈沒於此 既而訝曰 此福靖

船也 余驚問之 則曰 是有炮臺 惟福靖獨備 他船所
無者 比至口 果見福靖斜倚海灘 前後尙露水面 中間
悉沒 巨船已成三截矣 甫入口 俄官即來問慰 少頃飛
鷹船主劉冠雄聞吾至 涕泣來告 昨日午後福靖抵口外
遣人往告俄官 以船無旅客 應否查驗 俄官曰 大風將
起 既無旅客 不必更驗 速行進口可也 比舢板回報時
天已曠黑 瑞堂曰 港內大小商船數百艘 縱橫停泊
天晚進口 恐有觸損 姑待天明可也 比黎明 瑞堂令起
錨入口 後錨甫起 前錨尙在海中 狂風怒號 舟即橫撞
海灘 三撞 舟遂裂而爲三 立刻沈沒 船主短衣力抱船
桅 腦後爲鐵條貫入而死 合船兵士 顛撲號呼 爲船頭
鐵器所撞 血肉橫飛 船內人士 多有尙在夢中者 同歸
於盡 統計幕友兵夫二百七十餘人 無一免者 復有借住

覓館之舉人秀才十餘人 亦同作波臣 姓字無可考 屍身可
見者 僅船主關瑞堂一人 餘皆肢體不全 或面目模糊
慘不忍覩 棺斂時 惟瑞堂衣衾備禮 餘則雜置於二十餘
棺中 不復可辨 其死於海者 悉果蛟龍之腹矣 哀哉哀
哉 余以海岸相去甚遠 不能撫屍一慟 僅於船樓用遠鏡
視其入斂 遙爲揮淚而已 劉君欲吾求宋帥優爲賻恤 乃
宋帥僅以二百金恤船主 以二百金恤合船軍士 亦涼德矣
端堂有老母 妻方妊 不知遺腹所生男女 無從問訊
余與瑞堂交淺情深 自恨才力薄弱 未能效汪容甫哀鹽船
文 作一文以傳其人 徒呼負負 然吾之不趁福靖船 獲
免此難 亦可云大幸矣

李 綠 寶

江右李綠寶解元結 其父揚州鹽商也 富有多金 而性慳

鄙揚人多非笑之 壬辰會試 吾與綠寶相遇於三場號舍
中 是日同號者 皆帽盒先生 無可與語 吾惟下帷獨坐
而已 帽盒先生者 北人也 其入闈 皆以帽盒爲考筐
中置大餅水果 別無他物 頭二場尙有繩貫之大題文府
及五經文海之類 繫於盒外 至第三場 自空策從新二册外
更無一書矣 綠寶見吾携有書卷 故來問訊 吾知其鹽
商之子 疑爲沒字碑 不與多說 綠寶以場藝相質 且任
互治策對 余始欣然異之 亦以前場文字與閱 綠寶一讀
一擊節 諄問廡所 謂出場必來相訪 比題紙下 綠寶任金
石水利兩道 爲吾省事不少矣 出闈後日日來見 極譚燕
之樂 榜發同被放 綠寶擬捐納中書 且勸我捐改到閣
與之互修學業 余以已得學正學錄 不欲更居捐納之名
且歸省不欲久留 辭之 綠寶因乞我代覓師資 講求文字

余謂當時可以爲師者 惟李蕊客 其次則馮夢華耳 但
蕊客性情乖悞 不如夢華之和平中正 其詞章之學 亦無
軒輊 必欲求師 似宜取馮捨李 綠寶大以爲然 因請我
爲之紹介 馮亦首肯 余俟其送贄謁見後 始還揚州 次
年忽得綠寶一書 字跡潦草 幾難辨識 言抱病歸來 已
將一月 病勢日劇 恐遂不能相見 又言生平別無他友
情真念切 可質鬼神 今生已矣 他生更得相逢云云 余
得書悲託 問諸其家 則由傷寒變成臌症 頂踵咸腫 已
脫人形 頃方偈請其父 速以三千金助振免灾云 後聞其
父雖諾其請 固未之寄 綠寶日日催促 且必索觀振局收據
乃父不得已 始爲電滙上海 及回電至 送病榻閱之
綠寶取視良信 欣然曰 吾事畢矣 乃大笑而逝 嗟乎
綠寶雖富家子 而制行儉約 衣服飲饌 蕭然寒素 絕無

紈綺絲竹之習 惟好作駢文 若此外無足動其心者 其父
爲富不仁 以天道言之 不應有此子 以世情言之 綠寶
既爲索債而來 又何以能自樹立 不染浮薄 此等因果
竟無可說也

天長縣署之幕友男化爲女

光緒癸未之春 余自朝鮮乞假旋里 道出揚州西鄉之大儀
鎮 日尙未落 荒村無可與語 門外停小轎一乘 問其爲
誰 則天長縣署之幕友陸姓 先我半刻至者 住對屋 門
懸一簾 余意此可爲暫時談伴矣 甫掀簾 將與問訊 其
人遽起閉戶相拒 余愕然而退 以爲世間乃有此不通情理
之人 比至盱眙 轟傳天長陸師爺男化爲女事 據言此人
年已五十 頰而有鬚 忽一日 鬚盡脫去 同署諸人 皆
以爲其剃鬚也 後見廁中多天癸血紙 又見其不能植身便

溺 遂譁然疑之 爭欲偪其就浴驗之 陸遂不能自安 寓
書居停 自認天譴 即日告辭云云 其居停亦頗聞之 優
給川貲 且言不便面別 是日吾所遇者 蓋其出署之第一
日也 怪事怪事

民婦一產七男

平則門外 聞有民婦一產七男 形狀渺小 殆如貓 墮地
死其一 此亦人妖也

鬼學

近時鬼學大興 好事者欲通人鬼之郵 亦咄咄堪詫 上年
溫州徐班侯死於海 家人以未留圖像 殊以爲恨 一日有
爲扶鸞戲者 徐忽降壇 詔其家人曰 某日某時 用西洋
攝影法 可得小像 其家依言爲之 迄無所見 復請乩示
乃判曰 多洗自見 因取所印玻璃片 沖洗至十餘次 果

有人影 約略可覩 識者望而知爲徐班侯也 惟鬼影模糊
自非形質光明可比 然伍廷芳照像 則有一鬼潛立其旁
眉目清晰 儼若生人 是又何說 凡物反常則爲妖 謂之
妖孽 亦宜

乙卯辛酉北京兩風災

乙卯正月十四日 在京寓張樹人李鐵拐斜街宅中 清晨忽
大風從西來 頃刻塵沙漫空 非秉燭不可見一物 歷數十
刻 始開朗 越六年 辛酉三月六日 大風復來 歷兩晝
夜不息 街上行人 頗有爲風吹墮城河者 可駭也 北地
多風 誠不爲怪 而歷時兩日之久 則亦罕有 因憶前見
明人筆記 載天啓七年 風從蘆溝橋來 殿廷岌岌搖動
上恐極而啼 滿院回旋 且跌且行 市廛之屋 竟有吹
至數十里外者 而風過之處 人之衣履 褫剝淨盡 婦人

在車中者 無不裸露 而衣裋皆無踪迹 又有吹入酒壘或
空屋衣櫃者 封鎖如故 不知何以得入 且人盡赤身相向
此亦亘古奇災矣 當時奏報甚詳 且不止一奏 而史冊
及綱目三編皆無之 不識明史五行志中 曾載是事否 暇
當借來檢之

黃桐生之見鬼

江右黃桐生 爲小農觀察之姪 自言目能見鬼 渠在車中
來往 輒閉目低首 謂一見過往神祇 非下車鵠立不可
閉目所以避之也 又言目能望氣 凡人之壽夭貧富 皆
以氣之高下五色辨之 近時惟張作霖之氣最高 殆有數十
丈 其色紅黃云 上年張勳失敗時 桐生謂其氣甚旺 決
可無恙 惟略遜張作霖耳

政變月日之巧合

報應之說 儒者不道 而天道循環 竟有莫之爲而爲者
其時日巧合 尤可驚異 丁巳復辟 張勳之孤忠擁戴也
五月二十四 勳敗逃入荷蘭使館 庚申五月二十四 勳平
安出京 丁巳陽歷七月三日 段祺瑞馬廠誓師 庚申陽歷
七月三日 徐樹錚免職 丁巳七月九日 段在馬廠下動員
令 庚申七月三日 段在北京下動員令 丁巳七月十三日
段犯北京 庚申七月十三日 段開始攻曹 丁巳七月十
七日 段就職國務總理兼陸軍總長 庚申七月十七日 段
軍一敗塗地 此等舉動 當局者初無容心 一經旁觀爲之
默記 直若暗中有有人演此傀儡者 豈非天乎

家風記

吾家始祖思聯公 自金陵遷居丹徒縣東之杜橋 今名王巷
四傳至鳳舉公 遷居藤料沙 又十六傳至士堯公 始定

居亨字圩

士蕘公字茂堂 生我高高祖 諱嘉綬 字君疇 但以名諸
生教授於鄉

我高祖諱天錄 字藜閣 國子生 生我曾祖兄弟四人 長
諱尙聰 字聖階 國子生 即我曾祖也 次諱伊祖 字德
馨 優廩生 次諱尙睿 字克峻 次諱尙寬 字笠人 並
國子生 我曾祖一生謹厚 鄉里稱長者 精算法

我祖諱銘 字治堂 號省齋 國子生 汪稼門制軍稱有幹
濟才 勸入都圖仕進 笑謝而已 乾隆中 我祖移居盱眙

嘉慶己巳冬 淮船載數十人自北岸渡 中流冰合 越日
南岸人始望見之 瞠目無術 時船中已絕煙矣 我祖覓
小舟數里 釘竹木於其底 推行冰上 送食物於其所 並
往返載回渡客多人 泗州學正白尙質 曾爲文紀其事

吾祖母徐太夫人 尤樂善慈惠 戚里有貧乏者 恒賜恤之
乾隆丙午 歲值大饑 邑中死者相望 欲賑之 懼不能
遍及 乃託爲買婢 日煮糜粥待之 招其嫗孺來家飽食
如是近兩月 實未買一婢也

徐太夫人生我伯父四人 長諱大安 次諱大昌 次諱蔭槐

字子和 嘉慶癸酉舉人 著續廬詩鈔 與丹徒王柳村

同邑王子臣 稱江左三詩人 次諱大慶 早卒 聘同邑陳

氏 子臣先生爲作陳貞女傳

吾祖妣揚州吳處士之女 封一品太夫人 來歸時 吾祖

年已七十 生我父兄弟三人 長爲季喬伯父 諱大松 以

軍功保授雲南南安州知州 因親老不赴官 次即吾父 諱

蔭棠 字芾南 咸豐乙卯舉人 官至浙江溫處道 次爲笏

亭叔父 諱蔭樾 咸豐壬子舉人 官至二品頂帶按察使銜

浙江候補道

咸豐中 先公官戶部郎中 先叔父亦在京倭相國家 授其子福裕讀 斯時朋好無多 所往還者 惟二三同年 及同鄉數人耳 已未元旦 先叔夢與同鄉孫燮臣孝廉家鼐 同遊古寺 中庭一塔 矗立天半 金碧輝映 約共登其巔 燮翁奮步直上 先叔俯視石級 乃凍雪琢成 不敢插足 燮翁已在塔頂招手 先叔笑答曰 吾不冒險 俄焉夢醒 歷歷可憶 是年會試 安徽中額僅四名 以其時寇盜盈天下 計偕者少也 比放榜日 不意安徽多取一本 榜上已填其三 試官驚顧不決 檢二三場諸藝較之 精湛相等 亦莫定去取 乃命榜吏姑遞推名次填寫 迨僅餘榜末一名 而主試者仍游移無策 忽一房官進曰 此卷紅號 係福字第七號 或此人有福乎 今年科場太平 取此福卷亦佳

諸總裁拊手稱是 以去年有柏相國葭之大案也 比拆彌

封 中者爲孫家鼐 放者即先叔也

吾同堂兄弟二十四人 余序次十四 第五兄名錫麟 字石

生 大安公出 道光癸卯舉人 官至甘肅知縣 爲文詩有

聞於時 第八兄錫元 字蘭生 蔭槐公出 同治甲子乙丑

聯捷成進士 官至江蘇候補道 第十兄錫炳 字蔚甫 大

松公出 光緒己卯舉人 十五弟錫綬 辛亥後改名遜 蔭

樾公出 光緒辛卯舉人 官至湖北候補道 弟與余同庚

小時同塾就傅 故於羣從中 尤爲相得

吾弟仲高 不獨姿性聰異過人 其天懷高曠 亦不可及

光緒乙亥 余省試報罷 仲高亦被擯於學使試 先公時已

病廢三載 取兩人落卷觀之 余卷爲山左王大令德溥所薦

批語極推崇 主考周瑞清以得卷過晚 額滿見遺 仲高

卷以詩有落字忘注而擯 先公歎曰 汝曹文字 不患不獲
雋 第吾皆不及見耳 仲高聞言大慟 先公知爲悽然 反
寬慰之 次年夏 先公棄養 仲高遂終身不復入場應試
嘗謂科名仕宦 非吾所好 前之歸試有司者 所以慰吾父
也 今吾父已亡 吾豈可復與庸夫俗子 低首以就盲主司
之繩尺乎

仲高素不工奕 在揚州時 國手周小松執牛耳 一時從遊
者衆 仲高暇與之奕 初受九子 不半年成四手棋 遂棄
去 不竟其學 小松曰 君年甫十六 才分如此 中道而
廢 未免可惜 若專心不已 一二十歲前 決可與吾相敵 今
國工已絕 後起無人 吾故樂爲成就君也 仲高笑曰 先
生休矣 如君之奕 天下推爲第一 吾細衡之 祇是一清
客伎倆耳 吾何苦勞精疲神 費時失業 以冀成一清客乎

小松聞此 雖不服 亦無以答也

余在朝鮮時 仲高恒轉海相省 亦時往諸防軍中談話 而
項城尤與契洽 項城謂余曰 君弟信異才 不似君書生迂
闊 惟不肯入幕相助 而貪戀上海 未改少年輕佻之習
此亦可恨 余問仲高 用何說致其傾倒 仲高曰 吾直以
譚笑玩之耳 且此人寧耐久朋耶 是時海外諸友 仲高尤
不喜季直 謂爲僞人 而於曼君無貶詞

仲高讀書 不喜尋章摘句 其行篋中 惟胡刻文選及昌黎
全集兩種 閒時瀏覽 均能精熟 亦不常爲詩文 偶一弄
筆 皆不落恒谿 丁亥春 與余相見京師 忽援筆寫五古
一章 字字愜當 居然陶謝手也 余方擬屬和 仲高遽毀
其稿曰 此豈足言詩哉 遣興而已 讀詩而不作詩 亦養
心省事之一端也 仲高既久居上海 四方名士多從其游

或問其受業誰氏之門 則答以生平未就外傳 以兄爲師 故余之早得虛名者 半由吾弟之推崇也

因果之說 儒者不道 然實有其理 未可概以事屬偶然

亡弟仲高 年五歲時 隨官江右 僦居新建後墻裘宅 裘文達之故居也 裘與大塘程氏有連 時程豫清郎中方家居

假人城 下榻裘氏 見仲高在其室嬉 欣然愛之 欲

以爲婿 倩程尙齋觀察來作冰人 先公以年穉小 尙非

議婚之時 婉詞復之 而豫清先生志在必行 尙翁又力爲

之說 先公曰 此次子耳 吾長子尙未定婚 斷不可以弟

先兄 姑從緩議何如 尙翁曰 豫清固先言之矣 家有數

女 皆未字人 不妨更擇其一 此姻決須連也 先公倉猝

無詞 遂笑而許之 此同治甲子年事 次年先公改官杭州

程雖新姻 而初非素交 以此不常通訊 惟豫丈之胞兄鄂

南先生 與先叔同官刑部 過從相得 癸酉先公告歸揚州
聞豫丈已作古人 丙子先公見背 比服闋 仲高年已及
冠 適尙齋丈爲兩淮運使 請其通訊大塘 俾成嘉禮 丈
欣然派人伴往 仲高歡然就道 比明年 余自西湖還揚州
仲高亦率新婦來行廟見禮 與吾相見 頗露歎恨之意
問之 輒搖首不語 先母尤以爲訝 必窮詰之 乃僅對曰
前生冤孽 余初以爲新婦醜 或不爲所喜 因以大義責之
仲高垂涕曰 娶妻而以妍媸爲喜怒者 無識之小人也
弟雖不才 尙不至此 吾恨者 此婦之驕妄蠻橫 絕無情
理之可言 今屈於我之威嚴 始稍安斂 否則逆象見矣
先母與吾夫婦聞之 皆未深信 而見兩人之聞聲相惡 儼
若仇讐 實不可解 然無法以和好之也 辛卯春 仲高適
疾 甚殆 婦已還江右數年矣 疊信相招 竟不一答 迨

仲高病卒 馳書赴告 至歲底 始來奔喪 仲高葬已數月
老母既痛愛子 又憫其伶仃 頗垂憐惜 而其人頓變面
目 在老母前叫呶狂吠 非復人境 老母怒極 至於氣厥
神昏 彼固悍然不顧也 是時余適在家 覩吾母之見凌
感亡弟之先見 不得不強顏呵斥 并招其叔號季平者來
訓誨之 季平既責其無禮 且勸令速回江右 復私謂余曰
此女之不賢淑 世所稀有 而出自名門大族 尤爲罕聞
聽其速歸 不必更接 若久在此 恐出奇禍 季平與吾
文字知交 故肯盡言如此 已而程弟婦果回大塘 歷十餘
年而死 其家亦徑埋之 佳耦怨耦 古人誠非虛言 吾弟
雖少亡 而其終身不知有琴瑟之樂 實可傷愍 吾無以言
之 歸諸前因後果而已

吾生平眼淚至少 又不能哭 六十餘年 只哭過十餘次耳

癸酉先祖母棄養 大哭二次 丙子先公棄養 大哭四次
兼以嘔血 辛卯余臥病京師 母弟仲高病危 得信疑其
已亡 而臥莫能起 欲歸不得 哭泣五六次 甲寅先母棄
養 大哭三次 逾年修甫弟病卒 僅哭一次 己未三月
小南兄病卒揚州 余往哭二次 此外無論如何悲痛 但有
泣涕 絕無號哭矣 丁酉秋 愛妾劉氏病死 余只揮涕一
次而已 余之不能哭如此 咄咄可怪 京師風俗 弔客無
不舉哀者 吾以無此急淚 不敢輕作弔客 時受譏責 無
如何也

從弟季達 年五十矣 孝友之性 老而彌篤 其胞姊未嫁
而亡 遂終身不娶 依附生母馮太夫人左右 畦步不離
太夫人 今年八十有二 視聽步履 無異壯時 余每過弟省
太夫人 門庭和淑 不覺慈孝之念 油然而生 乃知古人

所謂以德化人者 殆非虛語

先友常州黃公補愚 於先公少時 有漂母之惠 先公終身
不忘 公有二子 曰小補 曰少愚 小補養親不出 少愚
則執經從先公出遊 先公愛之教之 兒輩蓄之也 以其女
爲吾姪德瀚之婦 余兒時 與少愚同塾 儼然自家兄弟
先公爲少愚及楊小齋入貲 爲小官 同以縣丞列保 乃小
齋准而少愚駁 可謂命途之舛 少愚未三十 以疫卒 又
無子 其兄小補 亦有伯道之戚 可哀也 小齋有三子
皆賢 生一女 爲吾姪德愈之婦

何 貞 老

母弟仲高 原名錫駿 後改崇堯 少余三歲 小時即穎異
過人 十一歲時學賦四韻詩 塾師塗乙太半 適道州何子
貞先生見過 先公命余兄弟出見 各以賦業奉覽 先生見

弟作驚喜曰 此才子也 何物鄙士 乃爲之帥乎 見余所作詩及策論 亦甚承贊許 先公命以所書摺卷小楷請教 且戲問此子筆性 他日能入翰林行乎 先生笑曰 君何所見之小 凡作文字 當與古人爭衡 區區翰林 何足道哉 且今之翰林 能作此字 便爲高手矣 先公聞之大笑 謂先生雖循循善誘 終不免誤人之談 先生曰不然 聞獎掖而益自奮勵者 高明之士也 聞吾說而自以爲是 不復進取者 庸鄙之人也 誤與不誤 仍視其人之有志無志 非他人所能成敗之也 先公顧余曰 小子識之

金明齋秀才

杭州金明齋秀才鑒 以能鑒賞金石書畫知名於時 同治戊辰 余年十二 隨宦杭州 明齋見余所臨懷仁聖教序 欣然謂書賈范叟曰 此人將來 必享大名 因屬范乞我寫扇

此我少時最初之知己。惜無往還。故始終未得一見。范
又告我。金君爲當時圍棋國手。後在揚州晤國奕周小松
問及明齋。小松曰。此第二手也。杭人推爲第一者。蓋亦
有故。海寧陳子仙亡後。杭人無與敵者。遂羣以國手目之
矣。小松又言。明齋與子仙年相若。而與吾初不相識。但
知名耳。吾遊浙時。明齋已負國手名十餘年矣。邀之對奕
。金終不肯共局。後在西湖見明齋方與人奕。余從旁觀其
終局。謂曰。君實第二流之高手。今海內若無吾在。君當
獨步矣。於是明齋欣然而起。遂與余共奕十餘局。杭人有
留其譜者。然自此明齋又降居第二矣。余非敢揚己抑人
而品格所在。絲毫不容相混。古人言。小道必有可觀者
。此類是也。

潘文勤師

光緒丙戌之夏 余居秋樵天津寓舍 陳次亮招作帝京之遊 因循未往 次亮復專車相迓 乃入都 居其賈家胡同之瑤林館 日偕次亮與盛伯羲劉鎬仲程維庵勒省旃諸君徵歌 選勝 遊宴極諧 次亮言 當時許星叔樞密 素好士 勸我以所作詩古文詞投謁 固知許與叔父壬子同年 初未聞其好士 懶未應也 而次亮慫恿不已 且責吾上有老親 須營菽水 烏得以寒儉鳴高 不得已 如其說 以兩冊投之 乃三四往 迄不得一見 七月既望 余將返津 因詣許 索還原稿 翌日 許遣其弟子元答拜 且言實無暇細讀 余視之 尙未啓封也 不覺一笑 適往珠巢街楊味春處話別 過米市胡同潘大司空之門 念車中携有此冊 又憶省旃曾言此公性雖簡傲 實能愛才如命 不如即以是冊致之比投刺後 閣人延吾至其廳事 所謂福壽庭者 候之良

久 主人便服大笑而出 相見一揖 即強我解衣寬坐 且謂適間示觀之兩卷 均已字字讀過 大似雪苑辟疆 實爲目所未見 因留小飲 至夕始歸 臨行公又笑曰 今日得見魏晉間人 足爲平生之快 幸勿遽出都 且思繼見云云 余不覺感出望外 不得不稍事勾留 而是日亦不克更訪味春矣

潘公知吾家計甚貧 親年已老 非得館無以爲養 謂吳大澂乃其門生而長親者 行將來京 擬荐入其幕 余謂吳公原與家兄甲子同年 惟聞其練兵一事 已經奏撤 恐難位置 潘公言 如其不諧 即屬其轉荐張朗齋 彼新爲朗齋担保借得洋欸三百萬 有此交誼 當可有成 余婉謝其薦書云 憲齋姻丈大人閣下 得書並所贈各拓 欣謝

欣謝 聞使節即日還朝 甚慰 茲有王世兄元之者

時余方改

名元之後
未果行

姪一見傾倒 渠并未見懇 姪自不容已於言

識英雄於未遇 勿可失也 此頌台綏 又別紙云 如其
幕中人滿 則望轉荐張朗齋 丈與朗齋交情至厚 必可
有成 王君非久居人下者 姪自謂生平相士 百不失一
他日請驗 又行 嗟乎 潘公好士之誠如此 豈可望
於今世士大夫哉 又豈料數十年後 而吾之名業 終無所
成哉

余初見潘公時 固未嘗有所干乞 而公知吾家計窘乏 必
欲爲吾謀一善地 以營甘旨 高義深情 實足銜感 偶與
公言 今南皮張香濤總制兩湖 號能延攬 張與家叔父壬
子同年 又素相識 公若推挽 似較他爲善 潘公大笑
曰 君誤矣 香濤爲人 誕而復 其愛士也 葉公之好龍
耳 君能爲諸臣媚子 持吾書往 必大得意 否則以水投

石 且將敗名 亦何爲哉 吾未敢置對 公復笑曰 君疑
吾言之過乎 他日當知之 公薨後十餘年 余服官湖北
適爲張之屬吏 乃知張之爲人 鄙俗夸誕 有非意所及者
益信潘公知人之明矣 香翁非特誕悞 其勢利亦復過人
當戊戌變法之前 梁啓超過武昌投謁 張命開中門及暖
閣迎之 且問巡捕官曰 可鳴礮否 巡捕以恐駭聽聞對
乃已 定制欽差及敵體官往見督撫者 始鳴礮開中門相迎
若卿貳來見 但開門而不鳴礮 餘自兩司以下 皆由角
門出入 梁啓超一舉人耳 何以有是禮節 蓋是時已有康
梁柄國之消息 香翁特預爲媚之耳 啓超惶恐不安 因箸
籍稱弟子

吳清卿到京後 吾曾一往見之 第問吾在朝鮮時事 而意
殊落落 余以此告潘公 不欲與之爲緣 潘又責吳 吳乃

咨合肥 合肥以武備學堂教習相處 而次亮諸人 復力勸
吾在京課徒 爲戊子赴試北闈計 因辭教習 往準仲萊太
史處 課其弟崇璟齋 是時崇已捷乙酉賢書 吾尙爲諸生
也 次年周海舫屯軍天津之小站 其姪仲明觀察管帶正營
聘吾爲李左車 遂復從之 主賓相得 昆弟不啻也 至
戊子順天獲雋 庚寅試學正得旨記名 始別仲明入都
後十餘年 晤吳誼卿大衡 始知潘文勤以國士薦吾 而其
兄以衆人遇我者 蓋入項城之言也 項城聘余不往 以余
爲不屑就 又其以裏言相布者 恐吾發之 遂思殺吾以滅
口 其告清卿 固以張元相比矣 項城又稟合肥 極口誣
陷 合肥置之不答 幸免於禍 由今思之 正復何苦 清
卿偕續昌使朝鮮時 項城稱弟子 後又爲媼親云
丙戌丁亥之間 余以文字辱爲鄒庵尙書所知 逢人說項

不啻若自其口出 一日龍樹寺雅集 公又道及賤名 方勉甫丈在座 問是盱眙王某否 公言此今之王景略也 君亦識其人乎 勉翁答以原是世交 翌日余晤勉丈 因舉以見告 感獎借於齒牙 愧談飾之過當 復曰 左季高與郭意城嘗戲以老亮新亮自命 君亦可稱今略矣 余笑答此何敢當 庚寅冬 尙書薨於位 甲辰年 勉丈亦卒 此三十年中 吾所見王公貴人多矣 而憔悴支離 終爲羊公之鶴 可勝愧負 繼念豪傑升沈 皆關時命 王景略若不遇苻堅 亦不過終老田間 何從表見 又况天方薦亂 道尙晦盲 雖有孔孟管葛之才 亦恐無能爲役 吾輩佔俸小夫 甘與草木同腐而已 復何言哉

潘翁兩尙書

光緒中 吳縣潘伯寅常熟翁叔平兩尙書 皆以好士名 潘

公斷斷無他 尤爲懇到 翁則不免客氣 潘公不好詣人
客至無不接見 設非端人正士 則嚴氣正性待之 或甫入
座 即請出 翁則一味藹然 雖門下士無不答拜 且多下
輿深譚者 此兩公之異也 潘公嘗向吾言 叔平雖爲君之
座師 其人專以巧妙用事 未可全信之也 已而笑曰 吾
與彼皆同時貴公子 總角之交 對我猶用巧妙 他可知矣
然將來必以巧妙敗 君姑驗之 後又曰 叔平實無知人
之才 而欲博公卿好士之名 實亦愚不可及 庚寅冬 潘
公薨於位 翁旋爲軍機大臣 戊戌罷官 潘公之言竟驗
翁文恭師 得君之專 一時無兩 上聞諸內侍相語曰 某
人爲某人之心腹 上笑曰 我無心腹 只有翁同龢一人
可爲吾心腹耳 太后聞之不懌 蓋未悟股肱心膂之說 認
作植黨營私耳 珍貴妃以微過被譴 降作貴人 遂不得與

上相見 上亦不得臨幸 蓋宮廷定制如是 貴人位卑也
上以慈意嚴切 無法解救 不免怏怏 踰年 太后怒息
赦珍出 仍命爲妃 上意釋 定省之際 愈爲婉順 太后
亦喜 笑謂曰 汝常能如此盡孝 吾豈不歡 前此之桀驁
汝必誤聞人言也 吾言是否 上素性訥愿 唯唯而已
太后因問汝當初誤聞何人之言乎 上默不敢對 太后笑曰
汝不妨姑言之 上復囁嚅 太后怒曰 有問無答 孝行
何在 上大惶恐 自念實無人言 何敢妄說 而又實偏處
此 不得不略舉一二 倉猝無可指名 憶早晨召見之九門
提督長麟 戶部侍郎汪鳴鑾 二人素爲太后所稱者 言之
當無妨 乃舉二人以對 太后勃然曰 鼠輩乃離間我母子
乎 立將二人付刑部 照離間兩宮例治罪 於是盈廷惶駭
樞臣及翁相國等 皆入宮泥首以請 旋得旨 長麟汪鳴

變 皆革職永不叙用 慈聖之意 初欲上舉翁同龢爲對
不意上以長麟汪鳴鑾當其災也

甲午之事 始於項城 成於通州 而主之者常熟也 此自
通國皆知 無可爲諱 合肥力言不可開釁 大爲盈廷所訶
比戰時 日本合全國之力相向 而吾國以葉志超乳臭小
兒游戲當之 遂至一敗塗地 後吳大澂以文弱書生 自告
奮勇 而舉止謬妄 貽誤事機 劉坤一身爲大帥 又久歷
戎行 似應稍有方略 而畏葸無能 亦復望風先遁 所恃
以應敵者 惟宋慶一軍 當時歸宋慶節制者 有一百數十
營 大率不聽調遣 而宋慶之毅軍三十二營 能戰者只有
九營一哨 以九營一哨 分布六七百里 以敵日本之勁兵
十餘萬 雖孫吳復生 亦不能倖勝矣 是時張中丞汝梅在
京 言宋慶雖勇敢善戰 而年將八十 獨當大敵 恐有疏

誤 莫若以前安徽藩司張學醇爲宋幫辦 張固宋之舊日上
司 且毅軍自宋得勝馬玉昆外 所有將領 皆張之舊部也
汝梅以此說恭親王 王亦以爲然 而念張公前以議撫苗
逆得罪 慮孫壽州挾前恨 不肯贊成 汝梅乃往見孫家鼐
婉詞說之 孫公慨然曰 張小浦治軍之能 我所深知
今雖年逾六十 聞其精神智慮 無異壯盛 誠用其人 當
於國事有濟 吾豈敢以私憾害公義哉 惟須與常熟言之
常熟爲人好蓄小怨也 汝梅因見常熟 縱論及此 常熟變
色曰 若用張學醇者 吾必拂袖讓之 汝梅愕然而退 自
此小翁遂永無出山之望 而吾國亦竟割地求和矣
己丑之秋 常熟師相乞假百日 回籍省墓 將返京時 道
出上海 馬眉叔方爲招商局總辦 命局友王新之昕夕陪侍
常熟年已六十 白鬚飄然 周歷洋場 往往信意步行

不用輿馬 一日忽奉廷寄 封外寫上海招商局轉投翁中堂
字樣 內書 字寄師傅翁同龢 別已日久 計假期將滿
朕心甚盼 惟念時交冬令 恐海上多風 又天氣嚴寒 途
間辛苦 卿自酌之 如有不便 不妨春暖再來 不必拘定
假期也 某月某日御筆云云 常熟得此 當夕即行 彼時
聖眷之隆 在廷無與爲比 雖醇邸太上之親 往往向常熟
上問官家起居 余嘗見常熟手復醇邸小楷手牘數通 可見
當時魚水矣 手牘今藏連夢惺家

四月二十七日 翁師相罷斥後 五月初一日遂頒變法之詔
自後所有綸音 皆康有爲口含天憲 雖軍機王大臣 亦
不得稍參末議 而德宗與彼 言聽計從 終不加以重任
僅令其到上海經理官報 此可仰見聖量之深遠矣 八月初

太后復出訓政 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等六人皆伏誅

中惟劉光第受其牽率之累 餘盡盆成括也 獨康有爲與其徒梁啓超 以洋人保護 得漏法網 此等是非 須付後世論定矣 常熟雖罷官 固未出京 太后乃追究其保薦康有爲之罪 驅逐回籍 交地方官嚴加管束 並有毋許滋生事端字樣 此詔乃常熟之門人 剛毅大樞密所擬也 師傅重任 相國大臣 又得君行政 專而且久 竟得如此下場 開闢以來所未有也

常熟既深結主知 斷無驟發雷霆之事 而康有爲經常熟切保後 屢蒙召對 溫諭褒獎 謂可畀以鈞衡之任矣 不意故我依然 仍是浮沉郎署 又詢知保摺後加之詞 引爲大恨 疑常熟從旁沮之 不夫此老 終難放手作事 乃於上前 任意傾軋 極口誣罔 德宗忠厚仁弱 雖明知其所訐 過甚 竟不能正色折之 時在戊戌四月廿七日 常熟六十

九歲生辰 宗族親友門生故吏 爭來慶賀 常熟亦欣然置酒相款 特於是日乞假 在寓酌客 蓋前一日尙在內廷行走 上意固魚水契洽如常也 忽清晨奉嚴旨 以翁同龢在上前語言狂悖 漸露跋扈 本應嚴譴 姑念平時尙無大過 加恩僅予褫職 以示保全云云 中外譁駭 以爲天威誠不可測也

翁文恭師昔嘗語余云 世人盛推吾書 實則吾於書法 茫無所知 去伯寅甚遠 伯寅嘗笑吾杜撰草法 誠中吾病 蓋四十後 方有意學書 筆性既拙 又苦無多暇 是以終無成就 君爲國子師 大好趁未入翰林時 與諸生琢磨文字 期與古人爲徒 一入翰苑 則牽率不暇矣 又笑曰 吾文章知不足示人 只詩歌一道 稍有功力 或能傳得數首 而世無知者 以此悟人生之幸與不幸 亦非力所強也

師語余時 在乙未之冬 次年余從宋忠勤治軍旅順口
戊戌入都補官 師已得譴歸 已亥吾爲南學管學官 得棗
木閣帖九册 時時習之 字學始稍進 今二十餘年 此志
未間 而吾師歸道山已久 又感滄桑之變 撫今念昔 可
勝慨然

劉棣仙

儀徵劉棣仙遂 少時才調翩翩 與其叔恩紱同塾讀書 叔
姿性鈍拙 而每試輒利 戊子壬辰 兩榜皆捷 已丑試中
書 得記名 又考入軍機章京 棣仙終不得一當 乃焚棄
筆硯 學爲游俠 顧頗畏吾 相見必斂抑自下 吾未常不
憫其愚 而哀其志也 以吾好臨池 恒搜羅明墨見惠 余
在湖北 承其寄墨頗多 後聞其在揚州時 大府指名捕之
竟仰藥以卒 可傷也 棣仙固與徐寶山志同道合 使其不

死 板蕩時必較當時偉人之目不識丁者 高出十倍 此亦
民生之不幸矣 其叔亦於宣統初物故 無子 以棣仙之子
爲嗣孫 棣仙子乳名運生 今不知所在 而吾操翰作字時
輒念棣仙不已 以佳墨難得 從今更無饋墨之人也

姚 石 泉 同 年

姚石泉同年錫光 丹徒名士也 嘗問余小時讀何書開蒙
余答以四書五經外 以朱子小學爲主 姚曰 敗矣 此等
書腐白如油入麵 終身擺脫不去 充極其量 亦僅成一鄉
黨自好之士耳 於國於家皆無補也 余謂此論誠切中宋儒
之病 然人人能爲鄉黨自好之士 豈非堯舜之民 吾正喜
其誚我之釋我憾也 姚由州縣起家 官至兵部侍郎 值國
變而罷 未舉賢書以前 在天津充武備學堂教習兼監督
今之偉人 多出其門 昔余官成均時 石泉與吾踪迹最親

幾於無日不見 今則徃還絕矣

戴文節

錢唐戴文節公醇士 風神美秀 在翰林日 羣以戴小姐呼之 道光中葉 江右萬明經應京兆試 厲其鄉人黃莘農宅中 以老名士自命 一日戴過訪黃君 與萬相見 萬忽問戴曰 足下亦來就試乎 戴曰 非也 吾不下場 萬作色曰 足下姣好如此 何無志向上 吾年過五十 尙求進取也 戴未及答 黃君笑曰 君休矣 此戴醇士供奉也 君欲爲其門生尙不可得 乃妄語乎 萬面頰 不復作聲 逡巡遁去 蓋江西浙江 皆在南皿 七省中房考同皿者 例不批閱 至會試則僅避本省 是時萬尙鄉試 黃故云爾 然戴雖年將四十 肌膚瑩白 望之如二十上下人 萬固疑爲塾中子弟也 此何子貞先生言

何廉昉先生

江陰何廉昉先生 名棧 道光乙巳進士 咸豐末官江西
吉安府時 赭寇鴟張 軍書旁午 先生以公事至省 寇忽
大至 吉安不守 全眷殉焉 先生退無所歸 竟以失守城
池革職 是時沈文肅方守袁州 其夫人林文忠女也 寇至
文肅適于役他處 夫人手書求救 城得無恙 朝廷嘉之
賜以雙忠格天匾額 廉翁罷官後 貧乏不能自存 轉徙
至袁州 於府署前設卜肆糊口 亦書橫額云 一敗塗地
與雙忠格天對峙 亦可謂善戲謔矣 先生故爲曾相國之
門人 曾每解橐助之 金陵克後 李合肥更贈以鹽票二百
紙 遂居揚州 爲商人成鉅富 其妻子皆死於吉安 更
納一妾 生秋輦月擔兄弟 先生同治癸酉年卒 著有悔餘
菴詩文集 驚才絕艷 與彭甘亭相上下 秋輦十七八時

與吾結交 余弟畜之 潛心好學 亦能文章 稱其先德而
不得於母 不得已 橐筆出游 復隨使外洋 爲參贊 保
道員歸 其爲登萊道時 余方在宜昌 秋輦時以山東所產
桃梨之類 用巨籠由江海輪舶展轉相餉 函意懇至 依然
總角之情焉 後秋輦游升甘肅新疆巡撫 未及到任 遽死
於途 一子震彝 號鬯威 少年成進士 亦能爲駢文 詩
詞頗工整 以欽用中書改捐直隸候補道 國變後 爲農商
部僉事 與修清史 每見吾執子姪禮甚恭 忽以微疾而亡
年甫三十餘 可傷悼也 有一子 名孝聰 尙在幼穉
不識他日成立何如 月擔光緒乙酉舉賢書 後爲兵部郎中
行走 數年而歸 今聞尙在 家亦中落 壺園風景 不堪
迴首矣

張小浦丈

山陰張小浦丈 名學醇 道光末 丈年十九 納粟爲南河
開官 旋從袁端敏公 治軍袁浦 與捻匪戰 無役不捷
未及十年 積功至安徽按察使 署藩司 時張漢仙丈汝梅
亦爲分統 各領三營 年更少 小浦丈代爲指揮 漢翁
部將有張曜崔廷桂 小翁部將有宋慶陳國瑞 皆有重名
陳初爲黃開榜之義兒 名黃國瑞 小翁從黃借得後 乃歸
宗復其本姓 小翁得罪後 陳歸僧忠親王部下 僧王陣亡
陳因解兵寓揚州

吾居揚州七巷時 與張小浦對門 余時年二十一歲 小翁
聘往課其子女 晨出暮歸 賓主極相得 後二年 丹徒顧
止庵師良來訪 老無所依 乃推館讓之 余改爲小翁司筆
札 因同遊豫直 小翁旋丁外艱而歸 余亦往浙依叔 此
光緒辛巳年事也

朝廷聞苗練復叛 大震 屢詔慎密從事 以苗練素係勁
旅 爲患殆甚於髮捻也 翁同書知小浦丈最爲苗逆所服
馳召來壽州 責以勸令投誠 小丈携一僕往 沛霖迎笑曰
老弟遠來作說客耶 膽量亦不小矣 小丈答曰 爲國家
事 亦說不得 吾早置生死於度外矣 苗曰 久不與君轟
飲 今當共謀一醉 小翁因力說其善處功名 莫以野心自
誤 苗乃悽然曰 吾姪景開 才略冠時 君所知也 何意
因好成仇 遽爲孫家泰所害 吾以諸生官至監司 有何不
足 而圖反乎 果朝廷宥我之罪 以孫蒙首級來者 吾即
立時投誠 否則不敢從命 小翁因問此言信否 苗指天以
誓 小翁乃歸告中丞 孫家泰聞而自盡 蒙時中亦正刑典
小翁以兩人首級往 苗逆設祭其姪 遂從小翁連騎歸
中途兵隊忽譁 謂小翁爲計誘 不可信 將剗刃焉 苗

倉猝無策 謂小翁曰 事不諧矣 君宜速逃 密遣二人護之以歸 爲逆如故 事聞 天子大怒 以張辦理不善 革職遣戍 以翁同書輕易招降 革職拿問 張小浦之得罪 由於苗逆投誠反覆 苗逆者 苗沛霖也 苗逆未叛時 以紳士辦團練 屢得戰功 官至四川川北道 與穆騰阿袁保恒張汝梅等十人聯兄弟之好 而尤與小浦丈至相得 時在壽州 其城內之團練 則孫家泰蒙時中主之 苗係客軍 孫蒙等因忌成隙 巡撫翁同書駐節城內 欲與諸軍計議 孫蒙等不許開城 以雉堞爲議事之地 咸豐己未 孫家鼐狀元及第 苗沛霖以爲得言歸於好之機 遣其姪景開率十餘人 携千金入城 置買禮物爲賀 不意景開入城後 爲孫家泰所斬 隨從亦無一免者 於是苗沛霖舉衆叛 當是時髮逆捻逆 縱橫境上

同治二年 小翁遇赦還 奉旨交曾國藩軍營効力 道出河南 聞江南克復之信 而豫中捻匪尙熾 豫撫奏留勦賊 猝與賊遇 未及陣而敗 小翁以生平未經挫衄 遽有此失 忿而告歸 以軍隊交與宋慶接統 是爲豫軍 未幾宋得毅勇巴圖魯 遂改爲毅軍

張漢仙已積功保至記名道 因小浦丈已歸 遂乞終養 光緒中年 養親事畢 放廣西右江道 不數年 擢山東巡撫

宋忠勤

宋忠勤少爲米商 已而棄去 聞其鄉人宮子猷大令權亳州 牧 招同里健兒往充練勇 乃徒步赴之 初至作長隨耳 宮君見其魁梧精壯 令充什長 是時皖北各縣捻匪鳴張 忠勤戰輒有功 多有擒獲 宮君奇賞之 且謂蹄涔不足以容

吞舟 適張小浦廉訪統兵過境 因力爲推荐 小翁即委其
管帶前營 拔委千總 自是扶搖直上 所向無空濶矣 忠
勤感宮君知遇 終身以師事之 其子弟親族 皆極力培植
歷數十年不衰 此可以風末俗矣

王壬秋年丈

王壬秋年丈闔運 湘中名士 少年時在肅順幕中 待以國
士 其言肅順之學術經濟 迥非時人可比 軍書旁午時
廟謨廣運 皆肅順一人之策 故能成中興大功 顯皇帝上
賓 毅帝幼冲 廷臣咸主垂簾之議 肅順力遵先皇遺訓
誓死不從 於是坐以大逆 斬於柴市 而聽政之禮始成
殆冤案也 又言當時奏報多虛誣失實 渠歷客曾左諸軍
頗詳源委 撰湘軍志一書 抑揚盡致 諸將憾其直筆無隱
復囑金請宜昌王定安 重編湘軍記以駁斥之 兩書並存

而皆由金錢而來 皆不足爲信史也

李蕤客侍御

會稽李蕤客侍御慈銘 以詩古文詞名同光間 昨得其同治
癸亥以來日記十餘冊閱之 朝章國故 一時人情風俗 及
經史大義 章句小學 無不備載 所作詩文 亦屬列其中
信大觀矣 議論翔實 遠勝譚仲修之復堂日記 仲修亦
杭州名士 蕤客固無褒詞 而尤痛詆趙撫叔 則未免習氣
又多載邸抄 如苗浦霖之姪苗景開爲孫家泰所斬 已數
年矣 而上諭乃有苗景開革職之事 又孫家泰係自盡而傳
首招降者 亦有孫家泰病死之說 可見當時奏報不實 孟
子所以言盡信書 則不如無書也

論文以起伏照應爲桐城之陋 真是謬說 昌黎謂柳州指授
皆有法度可觀 豈無法無度 便爲妙文耶 怪事怪事

八指頭陀

湘人八指頭陀 負詩名數十年 昔劉康侯以頭陀所作詩一冊見贈 乃王壬秋校刊者 警鍊端雅 無僧家習語 康侯告我 頭陀不能書 且識字無多 余疑其詩必湘綺所作 未必爲廬山真面也 後聞人言確係頭陀自作 殆佛家所謂通慧者耶 前年頭陀以爭廟產來京結訟 遂歿於京廬 亦可謂圓通而未能大覺者矣

易實甫

龍陽易順鼎 字實甫 爲笏山中丞之子 年十七 舉光緒乙亥孝廉 當時以才子推之 自命爲張靈後身 年過六十 以毒瘡卒 性好漁色 故終身不留鬚 其詩多游戲之作 又慕趙悲庵 遂以哭庵名其齋 可謂怪矣 復刻詩四集 曰魂東魂西魂南魂北 尤爲幻譎 名教中自有樂地 何

必乃爾耶

勒省旃明經

新建勒省旃明經深之 爲少仲河督之子 驚才絕艷 同輩
推伏 丙戌拔貢朝考 正場取列一等第一 覆試日 以爛
醉歌郎家不克與 潘文勤時爲閱卷大臣 檢卷不得 至爲
惋恨 省旃益頽放自喜 連不得志於有司 遺產十萬金
揮霍罄盡 戊戌歲病隔死 未五十也 鄉人胡存刻其遺詩
數十首 風格雅近黃仲則龔定庵 才人無命 可爲感歎
有一子 號仲孫 不知學業有成否 今年三十餘矣

李文石觀察

李文石觀察葆恂 子和督部之子也 豐才碩學 一時無兩
詩文外 金石考據 靡不博綜 客李文忠張文襄端忠
愍諸公墓府 雅趣高致 不願當官 二三十年間 僅一筦

湖北權運而已 其子小石部郎 亦淵懿有父風

顧印伯大令

成都顧印伯大令印愚 與先從兄已卯同年 復與余同在香
濤制軍幕府 孝友溫恭 詩文俱有根柢 長余三年 以
兄事之 余在湖北十年 惟印伯爲執友耳 辛亥之亂 余
奉母倉黃出走 印伯乃侍太夫人居危城中 尙作詩寄余滬
上 後聞其應召入都 爲國務院顧問 比余乙卯北來 則
印伯已前卒矣 其次郎繼美 少年老成 在公府作書記
迎養祖母來京 菽水之奉 尙可承歡 詢及印伯 則詭詞
以對 太夫人年八十餘以壽終 在京數年 竟不知其子
已作古人 極可傷愍 而繼美之善事祖母 亦可謂賢孫
矣

李梅庵提學

臨川李提學瑞清 春湖先生之族也 辛亥冬 避地滬上
自稱清道人 賣字爲活 極盛時 歲可得兩萬元 亦足豪
矣 革命之際 李方權江南藩司 庫藏尙有二百萬金 絲
毫不染 隻身遠引 品節殆不可及

吳子修太史

錢唐吳子修太史慶坻 新建程晴峰督部之外孫也 其尊人
雲生觀察 未婚時 先納一妾王氏 生子矣 程太夫人始
來歸 子修生而失乳 庶母哺之 比長 王夫人笑問曰
汝雖嫡出 固我所撫養 將來何以爲報乎 修籌思至再
對曰 母百年後 當視爲所生 一例丁憂 王夫人頷之
子修得翰林後 其子士鑑亦得榜眼 父子同時翰苑 榮譽
翕然 顧家境甚貧 非得試差 別無資生之策 子修客孫萊
山樞密幕中 主賓極洽 試差指日可得 忽王夫人病卒

子修果呈報丁憂 爲之持服三年 此雖無禮之禮 亦可見其性情之厚矣

吳 綱 齋 編 修

庚寅五月 余應學正學錄試 吳子修太史亦爲其子士鑑買卷入場 榜發 士鑑落第 亡弟仲高適在京 謂余曰 是兒若中進士 決可問鼎 蓋士鑑爲仲高之表內姪 固深知之也 壬辰士鑑果得榜眼及第 仲高亡已二年矣 士鑑旋入南書房 屢得試差 子修亦恒掌文衡 父子同時爲名翰林 洵爲佳話 子修尤爲福人也

文 廷 式

壬辰翰林大考 未及扃試 內出手諭云 一等第一文廷式 上親筆也 廷式庚寅始入翰林 甫兩年 遂爲侍讀學士 正四品 蓋珍珠二妃爲其女弟子 上久知其才也

文廷式既得聖眷 一時翰林之無恥者 爭爲羶附 是時上
久親政 所以奉養太后者 無微不至 尤不惜財力 外人
有傳說兩宮不相能者 廷式欲媚上見好 且得沽名市直
率同官同好數人 聯名奏訐太后奢侈之非 且隱肆醜詆
上見之大怒 以爲對子議母 目無君上 將予嚴譴 珍妃
爲之涕泣求恩 長跪不起 乃降手諭 發貼軍械處直房云
文廷式周錫恩張謇費念慈等 均著永停差使 於是諸人紛
紛出京 而廷式獨留 依然肆言無忌 又爲內廷所知 得
旨革職 永不叙用

陳御三編修

江甯陳御三同年光字 與浙江夏曾佑同負盛名 又同有鎗
替之謗 壬辰考差時 有旨編修陳光字考試試差及本年大
考 皆不准錄取 御三聞信 即不願入場 余言翰林應試

乃本分內事 得失固無足輕重 不得對君父使氣 御三
悚然從之 出場以所作示吾 固斟酌穩洽 初非輕率 御
三與吾交情至深 於吾言無不訢合 此其一端也 惜未及
中壽死矣 其人實性情中人 不隨流俗者也

呂秋樵

滁州呂秋樵增祥 余丙子冬與之訂交揚州 直諒多聞 最
爲平生執友 光緒己卯 與先從兄蔚甫同舉孝廉 會試兩
次報罷 以縣令需次直隸 余丙戌年客天津 主其家者半
載 後從李伯行使日本爲參贊 使還仍官直隸 補臨榆縣
調署天津 廉靜爲一時之冠 辛丑權開州牧 到官二十
五日 以勤勞得疾遽卒 鄉民巷哭 哀痛如喪其親 爭以
青蚨相賻 始克成斂 嗚乎 斯可謂循吏者矣 時當拳匪
之後 李文忠方與聯軍議和 驟聞君卒 驚愕不語者半日

未幾徐壽朋亦物故 文忠復怛悼悲切 蓋兩君皆文忠最
賞者也 文忠年將八十 兩度哀傷 遂薨於位 遺摺命于
晦若主稿 舉周馥爲代 楊士驤時與晦若同在文忠幕中主
繕寫 輒於周馥下添註山東巡撫袁世凱 於是項城遂繼合
肥督直矣

鄭祝君

光緒己卯之春 余客白下 下榻鄭祝君寓中 即快園舊址
也 偶作長古一章 贈呂秋樵 適書院屆試 秋樵以吾詩
夾詩韻中 携之入場 蓋將和而未成者 吾詩爲其同人所
見 爭相企慕 願來納交 出場即偕秋樵來訪 凡十餘人
皆一時之雋 因拉入酒樓轟飲 自此秦淮畫舫 排日爲歡
始於禊日 至浴佛節 三十餘日 極酣暢淋漓之致 無
日不會 無會不賦詩作字 薛慰農丈方爲惜陰書院山長

聞而忌之 以努力修名見勗 其實吾所與同遊諸君 大半
慰翁竹林之侶也 是時友人最契者 秋樵祝君外 爲王壽
芸 韓紫蓋 王海珊 陳御三 葉仲衡 濮嘯筠 周尼述
諸人 御三仲衡後與余戊子同年

張寅伯師

錢唐張寅伯先生景雲 余兒時受業師也 咸豐中 先生叔
姪三人 與董慎言慎行兄弟 同負文壇虎將之譽 杭人推
爲三張兩董 余及門時 年甫十四 先生見所作文字詩賦
極口欣賞 嘗曰 吾課徒數十年 惟濮子潼汪瑞高兩人
爲吾門之望 才亦相埒 今併爾爲三矣 潼後由翰林出守
洵至江蘇巡撫 汪由拔貢部曹 官至長蘆運使 獨吾浮
沈塵俗 了無所成 爲羊公不舞之鶴 可愧也 當時蔭椿
世兄 尙在乳哺 後乃與余同舉戊子賢書 年尙未冠 已

丑 先生送其計偕入都 厲仁錢館 每見余必追道往事
其欣快可知也

吳康甫二尹

桐城吳康甫二尹廷康 道光中 即以小官浮沈浙江 光緒
間始卒 屢次寇亂 俱免於難 殆天幸也 極精金石考據
之學 與何子貞苗仙露皆至交 所作篆隸 雅健絕倫 顧
同時人多輕之 良辰佳節 恒以聯扇等事遍獻上官 亦頗
遭厭棄 往往擲諸字籠 吳君卒時 年近九十 身後聲價
頓增 幾過完白山人 往往醬詭之餘 多方購覓 此古人
所以不求浮譽 固知後世必有桓譚也

吳鶴齡

餘杭吳鶴齡 名懋祺 亦號一芝 同治中 先公官溫處道
延吳主書記 筆墨秀潔 制行亦端謹 先公愛其才調不

凡命小子訂交焉 是爲余平生交友之始 鶴舫尤好爲詩
幾有日課 是時余年十四 恒與唱和 至壬申年 同返
杭州 廡廬相近 日必往還二三次 踪迹親密 兩人至相
得也 鶴舫欲執贄先公門下 忽先公遽疾 不果 鶴舫
益社文會 集同志數十人 月課二次 咸請名宿評閱 余
每與倚裳角藝 至以爲樂 後先祖母吳太夫人棄養 余侍
先公奉諱還揚州 始與違異 僅於郵筒中 互相慰勉而已
癸酉乙亥己卯 余與鶴舫皆連爲有司所擯 鶴舫廡書相
勉 謂吾輩文章 若不能奪命者 則亦未可怨命 其胸襟
可知矣 鶴舫旋登壬午賢書 官定海訓導 癸未報罷南返
與余相遇上海 數日別去 余往朝鮮 音耗遂濶 丙戌
余來京師晤鄭仁甫 問鶴舫近狀 則已於昨歲病酒亡矣
悲夫悲夫 君年甫逾四十也 君娶同邑褚氏 亦能詩 唱

隨相得 有高柔愛玩之志 二子中聲和聲 癸巳甲午相繼
中式 中聲官湖北知縣 和聲由內閣中書俸滿 選四川同
知 辛亥後 中聲賣文奉母 和聲以知事需次山左 皆汲
汲有飢寒之憂 可傷也 褚嫂去年病逝 將八十矣 所著
望雲樓詩 附鶴舫一芝草堂集以傳

楊 小齋 大令

江都楊小齋大令鍾俊 少時執贄先公門下 因亂廢學 復
從先公隨辦江北團練 先公初官江西 繼改浙江 小齋皆
以縣丞相從 日侍左右 後遂申以婚姻 吾小時與之相習
不啻同堂兄弟也 小齋於文事非所長 而書法特娟妙
頗負時譽 其子仲綏叔聘 皆能書 稱其家法 叔聘尤能
文 佳子弟也

陳 逸 耘 秀才

甘泉陳逸耘秀才 名念東 少受業梅蘊生之門 及見儀徵
 太傅 文名與陳六舟相埒 咸豐壬子 將貢優行 以奉諱
 作罷 六舟迴翔翰苑 洵歷疆圻 逸耘依然老諸生也 愴
 懷身世 談次輒道承平人物之盛 風俗之美 極不爲少年
 所喜 而逸耘罕與後生款洽 有顧影無憐之感 獨暱就余
 恒來吾齋作竟日譚 余亦樂與周旋 可得道咸以來舊聞
 軼事也 逸耘家素貧 晚年賣字爲活 勉度晨夕 其書專
 學華亭 邊幅稍小 然在讓翁之後 揚州已無與爲敵矣
 辛丑冬 余還江北 逸耘已前卒 年蓋七十餘

余 文 鳳 孝 廉

揚州余文鳳孝廉 余之姪孫婿也 同治甲子登賢書 後經
 營商業 不入仕途 其子伯昂 光緒末入貲爲湖北縣令
 天真爛漫 每來叩謁 孺慕依依 微惜其孩氣不除耳 余

常託黃伯雨太守照拂之 聽鼓年餘 浩然而歸 蓋其家尙
可自給 不須祿養也 板蕩後 訪余京師 謂遭亂困躓
不得不出而謀食 今將往黑龍江矣 余置酒款之 且致慰
勉乃別 後未得其信 方在懸切 忽聞有人自彼方來者
言伯昂卸裝未久 感寒疾死矣 可悼可悼 其外祖德峻
昔時亦感寒而殉 今已四十年 門衰祚薄 尙盼伯昂騰達
吐氣 以壯外家 而竟短折塞外 天道寧復可論耶

謝石溪廣文

漂陽謝石溪廣文 名逢源 爲儀徵李晴峰入室弟子 晴峯
先生名光焘 設教龍川 今之文中子也 得其門者 無不
心悅誠服 石溪長余二十年 訂交後 恒願引余從學 先
母以事非習見 禁弗許 然李先生過揚州時 余輒往親
炙 頗蒙賞愛 余則終爲私淑而已 先生歸道山後 繼起

傳學者 爲蔣子明 蔣物故 主持壇坫者爲黃隰朋 聞其門下已近萬人 可謂盛矣 石溪言蔣先生教勝於養 黃先生養勝於教 甲申年龍川先生客游上海 石溪隰朋及諸弟子皆從 余適道出上海 時陪游讌焉

朱曼君

曼君與余文字至交 其品誼若何 無容置喙 季直亦與余相稔 得大魁後 以勸常熟師相輕開邊釁 遂大不理於衆口 因在南中經營商業 不復入都 辛亥後 黿斷淮鹽 益爲豪富 項城時一爲總長 失意而歸 其行止若何 世人多有知者 余亦不復贅說 彥昇自是鄉鄙自好之士 曼君早死 未爲非福也

秦澹如

先友秦澹如先生繡業 爲小峴侍郎之子 以詩古文詞名一

時嘗獲交梅伯言姚石甫諸君其論文以樸實說理爲主語太現成意涉凡近者尤所嚴禁歿後其子乙青司馬爲刻虹橋老屋遺集四册雖不足推倒一時固是正法眼藏余謂實勝管異之因寄軒也

雷亞公明經

湖北雷亞公明經以成南學門人也豐才博學書法亦秀健絕俗著有三國志增注十二卷精核可傳亞公求爲作序未及屬稿拳匪事起亞公移居城外將謀歸計屬同門施聘卿孝廉子珩來催序且取所著書余以聘卿乃其同鄉至好檢以付之並告以他日再爲作序不數日聞亞公以急病卒聘卿亦出都越二年亞公之弟僧墨禮部名以動者來謁執禮甚恭且言其兄彌留時告以書在王師處願得取歸云云余以此書久爲施聘卿取去彼時亞

公尙在 何以不還原主 因屬其更訪聘卿求之 後來不審
果索得否 其書信爲佳製 手鈔六巨冊 小楷亦精絕 聘
卿與亞公交非恒泛 文字亦斐然可愛 似不至乾沒 設竟
以舟車轉徙 遺失無存 滋可痛惜矣

宮島大八中島裁之

光緒丁亥 余在準仲萊太史家課徒 忽有日本人宮島大八
持吾友呂秋樵信來訪 其人甫及冠 有志求學中國者
余時將從盛軍於小站 婉詞謝之 彼乃向吾求師 意甚誠
不得已爲之作函 介紹於張廉卿 令往保定投謁 廉翁
時爲蓮池書院山長也 張見吾書大喜 留置門下 三年始
歸 後舅君謂廉翁甚愛其人也 宮島還國後 爲大師 長
學部 東人聞風企慕 有中島裁之者 復來中國保定求師
而是時廉翁已卒 繼爲蓮池山長者爲吳摯甫 中島復執

贊受業 摯翁亦頗愛之 然張吳兩君 皆古文高手 此事非數年可了 又豈異國人浮慕淺嘗 可以得門而入者 甚矣好名之心 中外不免也

尹元仲舍人厚齋司馬

庚寅辛卯之間 余居揚州 恒與尹元仲舍人厚菴司馬兄弟 徃還酬酢 極厲公之樂 板蕩後 相遇海上 彼此白髮 頽然 蓋違異二十餘年矣 未幾 元仲厚菴先後作古 余重入都門 充陸軍部秘書 晤石公世兄 厚菴子也 時在農業學堂作漢文教習 詩古文詞皆有門徑 讀書亦頗淹博 故人有子 信能振起家聲者 是爲數年來第一快事

汪子僑孝廉

杭州汪子僑孝廉行恭 清才絕俗 復能潛心用功 戊寅己卯之間 恒相見於澹如秦丈座中 汪時爲夏子松學使襄校

試卷 又相遇於秦淮 譚讌極樂 年子僑與徐花農結伴
應禮部試 同寓一室 場後偶感微疾 放榜日 花農獲雋
子僑於枕上索報紙閱之 一嘆而逝 年僅二十三 有才
無命 可爲太息 使天假之年 成心殆未可量 其用功與
李莼客大略相似 而性情竺厚 心氣和平 尤不可及 不
意其竟爲勤學死也

吳董卿王義門

余幼即好從長者游 罕有裙屐之友 在揚州時 惟與錢塘
吳董卿用威 江都王義門景沂相稔 兩君年少才高 貌皆
英秀 復沈潛好學 不逐聲色 尤爲畏友 別將三十年
音訊闊絕 上年在京 遇董卿於海下村 遇義門於亭林祠
已皆鬚髮頽白 義門更長髯飄然 對面幾不相識 兩君
騰擲名場 令聞日至 而吾則濩落無成 崦嵫已迫 眷言

疇曩 可勝憮然

戴子開觀察

丹徒戴子開觀察啓文 爲澗鄰先生之子 澗翁與先五兄道光癸卯同年 先公改官浙江 澗翁方以知府候補 執禮甚恭 辭之不可 乃與通譜 年實長於先公也 子開亦長余十二年 其時余甫九歲 子開始逾冠耳 子開好爲詩 余雖在垂髫 亦間與酌答 後又同寓揚州 恒聯詩文之社 光緒初 子開復入貲官浙省 余則餬口四方 不相見者幾三十年 辛亥九月 遇於上海 則皆皤然老矣 子開旋以巨冊數本屬題 余取閱之 乃我之書札詩翰也 雖兒時片紙隻字 亦列其中 可勝惶恐 子開殊不爲魏公藏拙 然交誼之篤厚 可想見矣 前年子開卒於杭州 其子厚齋鶴皋兄弟 乞余爲其家傳 適余臥病 未及屬稿 至今猶

負此諾也

馬伯良

揚州有馬伯良者 其弟市儈也 伯良識字無多 而好吟詩 一日介吾友謝石溪來見 舉步搖曳 信口吟哦 見之令人失笑 吾問石溪 此人何足與語 石溪曰 是空谷之足音也 且童蒙求我 庸何傷乎 余曰 既如是 盍爲之指其迷途 正其疵謬 石溪曰 不然 彼已五十餘 自鳴得意 吾無以教之 惟點頭贊好而已 正如讀儒林外史耳 吾初疑石溪輕薄 既而果然 伯良每自誦其詩 輒口講指畫 且作密密圈形 極可笑哂 吾亦只可隨聲贊好 伯良聞而大喜 日以佳肴美酒相款 皆豐腴精新 吾與石溪遂大飽饒吻 余後入都入鄂 二十餘年 比再至揚州 不見伯良其人 想已修文天上矣 余嘗戲語石溪 與此君相

對 不獨如讀儒林外史也 亦彷彿綠野仙踪冷于冰之求仙
石溪撫掌大笑

宮子猷

宮子猷臨王覺斯 入神品 忠勤藏其屏聯甚多 王薊臣得
其大屏四幅尤精 薊臣遇難 什物蕩然 此屏想歸天上
矣

趙聲伯

南豐趙聲伯 名世駿 學雁塔聖教序 入能品 然止能作
方寸楷書耳 其自為書 則俗弱無可取 大字尤惡劣 以
此知書雖小道 必天資學力兩臻其勝 方能入妙 非易事
也

裴伯謙

裴伯謙好聚金石 而寄目於耳 每為市僧所給 富豪好古

固應爾也 程少周告我 伯謙有唐拓蘭亭 亟往借觀
雖係宋拓 不如翻刻之精 比見吾匱紙拓本 乃曰 此可
以充定武矣 余急揜耳而去 此輩何足與論黑白哉

張雲門孝廉

揚州張雲門孝廉 名鶴第 客北京 寓居宣武坊南揚州老
館 好客尤好詩 日必吟詠 數日不見 所作輒盈寸 詩
未必盡工 爲之不已 亦自有進境 惜吾老懶 無以助其
成業也

程小江

吾邑程小江先生學說 秉鐸數十年 爲安慶府教授以終
書法唐碑 迥異凡近 歷爲學使所賞 惟生平足跡未出皖
省一步 名亦不顯 以此歎古來英雄豪傑 埋沒於庸耳俗
目者 爲不少也

周尼述茂才

上元周尼述茂才蒙 年少多才 讀書亦甚淵博 爲詩文
下筆立就 嘗賦詩 有白雲如練曳山來句 兪曲園見而賞
之 因呼爲周曳山 惜天不永年 未及三十而卒

邱履平

海州邱履平贊府心坦 惘幅無華 嘗偕其兄從張運蘭治軍
出征 屢立功績 張公陣亡 乃依吳長慶於山東 復從征
朝鮮 然但低頭治軍書 不復揮刀斫陣矣 履平尤好作詩
吟詠不輟 其詩一以少陵爲宗 雖太白亦在所棄 故所
作精警老成 能到工部拙處 同幕朱曼君 極傾倒之 吳
公薨 邱亦旋卒 舊友周玉山 復爲刻遺詩二卷 惜印刷
無多 流傳不廣 名亦不甚著 可慨也

江竹浦

人生脆弱 天理難憑 江竹浦爲容方都轉之子 卞頌臣制
軍之婿 小時遊學日本 歸就廷試 授法科舉人 民國初
建 官江蘇檢察廳長 其兄鞠浦爲衆議院議員 鞠浦省母
上海 將還都 竹浦寄書屬緩兩日行 當來相送 且商量
家事 鞠浦答言假期久踰 不能更待 家事自可函商 無
須面見 乃鞠浦到京之夕 得報竹浦死矣 前後五六日耳
初無病痛 良可駭怪 竹浦雅才 貌亦端秀 年甫三十
有三 竟不永年 其人亦無綺紈桃健之習 在諸昆中最爲
謹飭者 雖不足與顏跖同科 亦可悟彭殤一致矣

張 栩 人 運 使

張栩人病後 好談佛理 近有書與吾 並送閱楊仁山所著
書 殆欲引我入勝者 余老矣 於道毫無所得 惟服膺東
坡所言 鷄豬魚蒜 遇著便吃 生老病死 符到奉行十六

字 以爲最上乘 餘皆口頭禪耳 身在世間而欲出世 安
得使吾一家上下 皆拔宅飛昇耶 或謂余爲是言 信所謂
嗜欲深則天機淺者 余謂此兼愛之說 君又將援我入墨乎
相與一笑

張文襄

張香濤爲人作壽序 大詆朝貴 江蓉舫見其底稿 援筆改
定數十字 且告之曰 君文筆氣殊倜儻 惟新進少年 總
以謙慎爲主 不宜信口輕肆至此 香濤聞而恨之 迨蓉翁
官山西布政使時 香濤已驟擢山西巡撫 到任即首劾之
降用道員 及蓉舫官漢黃德道 張升鄂督 蓉翁除兩淮運
使 張又移署兩江 猶以前憾 搥搗不已 適江防欵絀
授意籌獻三十萬金 蓉翁揮淚應命 張乃釋嫌尋好 立時
保其三代以正一品封典 此何異兒童之喜怒哉 然兩公宦

轍相尋 亦是奇事

香翁在武昌時 日本伊藤博文將來遊黃鶴樓 公命江夏縣令會同善後局 優爲款接 諭曰館宇內外陳設裝飾 及一切飲饌之類 務極華美 不限費用 總以豪侈爲主 逮伊藤至 僅居兩日而去 臨行歎曰 金錢可惜 計此兩日所費 共合銀七萬六千餘兩 濫用如此之多 而反爲外人所笑 亦可慨矣

福州陳石遺孝廉衍 詩才清俊 庚寅之秋 與余同在上海製造局 後又與余同在張文襄幕府 時正苦庫儲匱乏 石遺建議改鑄當十銅元 謂二錢之本 可得八錢之利 余謂此病民之策 何異飲鴆救渴 決不可爲 君他日亦必自受其害 石遺搖首不答 文襄欣然從之 未幾 各省紛紛效尤 民生自此益蹙 不免災害並至矣 哀哉

王覺生

國朝官制 國子監祭酒爲正四品官 光緒壬寅 山左王覺生擢爲大司成 奉旨改祭酒爲正三品 年餘 覺翁升國學去 又得旨祭酒復叙四品 是本朝二百數十年 惟王覺生一人作三品祭酒耳 此亦成均佳話也

徐菊人

定例翰林院編修 須滿六年資格 方可遷轉 此六年中一日不得間斷 若有事出京 亦須回時按日補足 袁項城練兵小站時 延徐太史世昌參其軍事 呈請王夔石制軍爲求免扣資格 奉旨徐世昌准其在營效力 所請免扣資格之處 著無庸議 於是徐君仍回原衙門行走 但受小站營務處虛銜 月支數百元薪俸而已 向來翰林遷轉 雖有六年資格 而每遇缺出 必以二十人引見 皆爲首者得旨補授

餘十九人隨班而散 俗謂之擡轎 光緒壬寅之冬 國子
監司業出缺 吾鄉朱延熙引見居首 以爲必可得矣 散朝
後 普請成均官長於東華門九和興酒樓 未終席 得報司
業已放徐世昌 遂恩恩一揖而散 徐之班次在第十三 越
級得之 異數也 朱不數日 放湖南鹽道以去

姜桂題

姜桂題 亳州人 從毅軍多年 保至提督 初無戰績之可
言 只隨班叙勞耳 甲午中東事起 宋帥督師出關 令桂
題偕程允和駐防旅順口 掠得偵諜十餘人 斬其首 穿其
耳 懸之於樹 以示威武 旅順面海背山 口內宏闊 足
容海艦數百艘 冬令不凍 最爲美港 李文忠經營布置
設海軍提督衙署於此 並建船塢 以毅慶兩軍戍守 屹爲
北洋重鎮 姜程兩君專顧海面 不虞倭兵兩萬人 越山猝

至 急登舟逸 倭人見樹間示衆之首級 憤怒屠戮 人民
無一免者 亦慘矣哉 事聞 姜桂題程允和皆革職 永不
叙用

周 峒 芝

山陰周峒芝嵩堯 丁酉孝廉 清季官郵傳部郎中 板蕩後
客江西 入李純幕 以道尹薦用 入都後 王士珍言於項
城 留充統率辦事處秘書 與吾同事 譚譙相得 其人誠
飛書草檄之才也 項城物故 改發江南 復爲李純羅致至
贛 迨李移督江蘇 又隨節爲秘書長 信賓主盡東南之美
矣 李旋薦其爲江蘇省長 東海遲疑不決 未幾李爲人狙
擊而亡 誣以自戕 且詐爲親筆遺囑 政府明知其冤誣
而不敢過問 峒芝眼見其事 亦謬爲不知 而省長之說遂
寢

趙次帥

趙次珊 繼南皮爲鄂督 其公事圖章文曰真實清楚 豈大
事不胡塗之說耶 繼趙督鄂者爲貴陽陳小石 光緒戊申
余司權府河口 一日偶見邸抄 宜昌府通判衙署移駐鴉雀
嶺 余驚索奏稿閱之 蓋創議於趙 而陳申其說者 其言
宜昌府通判 向與本府同城 別無汎地 不如改駐鴉雀嶺
坐鎮之爲善 奉旨照准 不知通判汎地 原在西壩 其衙
署爲同治九年大水衝壞 因借居城內充公之屋 今西壩居
民數百家 尙稱繁盛 署址租與土人搭蓋草屋 立券 何
時建署何時拆讓 故誅茅而不肯覆瓦 其租價甚廉 皆以
之抵作胥吏之工食 由來久矣 鴉雀嶺在萬山之巔 僅二
里餘之街市 悉教民與土匪雜居 其地雖僅一街 而爲東
湖宜都當陽三縣之界 東湖屬宜昌府 宜都屬荊州府 而

當陽又屬荊門州 爲襄陽道所轄 是地雖二里餘 而筦於
三縣 且隸於兩道 何得更名爲宜昌府通判耶 况吾爲本
官實缺 詎可不相知會 遽行奏改耶 亟馳函荊宜觀察宜
昌太守爭之 均以趙帥原奏 陳帥代上 業已奉旨 無可
挽回爲答 余以整不回任 姑委蛇以俟將來 後與吳孝膺
言及茲事 咸服趙帥之果能真實清楚也

姚頌虞

命運之說 智者不道 然確有可信 姚頌虞者 盛宣懷之
婿 少年美秀 又富有多金 爲工部額外司員 永無補缺
之望 庚子亂時 以兩萬金買得珠寶數籠 皆內府所藏也
回鑾 復重賄李太監蓮英 丐其代爲呈進 太后見之大
喜 手取十八粒珠串佩之 蓋素所愛也 因問李云 該員
所費幾何 李對聞係八十萬金 太后笑曰 此在亂時耳

平時足值二百萬矣。李唯唯立時傳旨賜宴，並命以道員即選。所謂特旨班也。已而湖南鹽道當選而補朱延熙。太后問何故。吏部以朱應得司業。既改補徐世昌，合行補外。更有缺出，當歸姚得。未幾又有一道缺，復爲他人得去。太后甚怒，責問吏部。則適有一應補班到京，不得不儘其占先。太后怒曰：「事既如此，再有缺出，不補姚者，以違旨論。」吏部悚然而退。又不數日，蕪湖道出缺，以爲非姚莫屬矣。姚亦甚自快慰。余偶與姚相見於妙雲處，爲之稱賀。姚曰：「三日後引見，即可奉旨矣。」余忽訝其顏色委頓，問有何不適。答曰：「無他，第腹中微瀉耳。」夜間酒罷別去。次日忽得告，姚歸竟一瀉而亡。真可驚歎。古人常言：君相可以造命，由此觀之，徒虛語耳。

李 小 峯

先友李小峰觀察光熙 廣東嘉應州人 同治中在揚州創辦
保甲 有能吏名 光緒元年丁內艱歸時 粵撫丁公日昌邀
其先至廣州議事 乃海舟觸礁 舟將沈沒 洋人爭以舢板
救人 李公撫棺指皮箱謂同舟人曰 此八箱皆金錢也 有
人能以棺柩扛上舢板者 悉以相贈 時舟已將沈 舟人相
顧無計 公長子口源隨行者 已救上舢板矣 聞公抱棺不
去 復躍上大船 與父同殉於海 嗚呼 可謂難能也已
次子培源與吾交 官至江蘇知府 少子維源官安徽州縣有
聲 今官廬鳳道尹 曾一權省長

馮煥光

光緒丁丑正月 兩江總督沈葆楨 江蘇巡撫吳元炳 會奏
蘇松太道馮煥光 因伊父馮玉衡病故伊犁戍所 稟請開缺
前往迎柩 奉旨馮煥光著加恩免其開缺 賞假一年 江

蘇蘇松太道篆務著沈葆楨吳元炳揀員署理 定例丁憂人員均須開缺守制 惟滿人穿孝百日後 不開缺 照舊當差 惟三年中不得升轉耳 馮公何以不報丁憂 但請開缺 而朝旨又何以賞假一年 雖曰加恩 究不可解

康 有 爲

康有爲者 康國器方伯之孫輩 康雄飛觀察之姪也 改名祖彝 應試乙未 得進士 復改用原名 以長素爲號 自命長於素王 其誕妄可知 其實晉人中固有長素之號 未敢爲誕說也 未捷前 伏闕上萬言書 大談時政 又著僞經考 以驚鄙儒 一時王公大人 羣震其名 以爲宣尼復生 遂呼爲康聖人 甲午會試 各省舉子畢集 有爲創保國會 士子爭轅其門 多有執贄稱弟子者 吾友徐積餘亦往請謁 歸向余說康先生問皖人之有聞者 彼舉吾以對

因勸我同往訪之。余敬謝不敏。積餘怏怏而去。次年禮闈有爲一卷爲吾友余壽平所薦。而徐蔭軒相國取中。朝殿後引見。以部屬用。有爲既捷。聲名愈大。而趾高氣揚亦愈甚。是年秋間。余遇有爲於陳次亮座上。聞兩人相對妄談。疾揜耳而去。而有爲虛聲所播。聖主亦頗聞之。將爲不次之擢。常熟竊窺上意。因具摺力保。謂康有爲之才實勝臣十倍。既又慮其人他日或有越軌。乃又加人之心術。能否初終異轍。臣亦未敢深知等語。以爲此等言詞。可以不至受過矣。孰意大謬不然。斯亦巧妙太過之一誤也。乙未之秋。余訪陳次亮於西珠市口。坐未定。忽有冠服者昂然而入。主人略一欠身。客便就坐。問其姓字。則新科部曹康有爲也。次亮手摩其首曰。頭痛。康歎曰。時事不可爲矣。先生何必自苦乃爾。陳亦咨嗟不已。因言兩江曾

帥又出缺 今任何人爲宜乎 因泛論當時人物 旣而曰
劉峴莊似可 且曾督兩江 固當不至蹉跌 康撫掌稱善
陳言便可決計 無用游移 兩人問答如此 直忘其一爲員
外而章京 一爲新進之主事 乃妄人耳 余亟揜耳而去
已而兩江一席果屬劉公 亦可謂善於揣摩者矣

吳楚生

滇南吳楚生檢討式釗 以崇奉洋人 爲徐蔭軒相國所惡
因案革職 遞回原籍 永遠監禁 庚子拳亂 聯軍入都
其至好沈蓋爲之請於某國公使 商之全權大臣 將其釋回
吳旋京後 趾高氣揚 較未得罪前尤爲誕縱 已而欲圖
開復原官 問計於李盛鐸 李曰此實不易 必欲圖之 殆
非檢舉康梁餘黨不可 謂康有爲梁啓超也 吳曰 是猝不
可得 舉發唐才常一黨何如 李曰 似可 唐才常者 湘

人 新爲張香濤奏請正法 蓋主張革命者 沈蓋固與相矜
避禍來京 吳知之 乃寫呈告發 請李代遞 慈聖見之
大怒 以在德宗萬壽期內 不便行刑 手批沈蓋即日杖斃
吳式釗以六部主事用 吳猶以未得翰林爲憾 復舉生平
所識而有名於時者三十餘人獻之 謂皆沈蓋之黨 慈聖置
而不問 於是大禍始寢 而吳式釗之賣友 亦可駭矣

沈愚溪

光緒癸卯之春 沈愚溪在京 爲天津報館訪事 月以四十
元賄電報局學生 爲鈔往來各電 時張督部之洞述職入都
當在鄂啓行時 每日必有兩電寄榮仲華相國 上云北京
榮中堂鈞鑒 之洞某日某時至某處 之洞謹稟云云 其途
中無電局之處 亦預爲聲叙 此可見當時榮相氣燄之盛

載漪

辛亥革命事起 各省囚繫皆釋 雖命盜重案 亦概不予究
比項城爲總統 復普行赦宥 與民更始 固易代之通例也
端郡王載漪 爲惇親王之子 庚子之亂 偕莊親王載勳
鎮國公載瀾 徐相國桐 趙尙書舒翹等主持義和團 遂至
兩宮出狩 聯軍入都 朝廷嚴定罪案 或置重典 或革爵
安置 端王以親貴遣戍 今二十年矣 浩劫遷流 已成隔
世 近端王來京 存問親友 亦不過摩挲銅狄耳 洋人聞
其復來 恐其更有排外之想 因函詢外交部 部長告諸東
海 東海大懼 設法勸令回戍 詭詞以告洋人 謂本大總
統已派員押解出京云云 吾不爲端王慨 第爲東海哀耳

載澤

輔國公載澤 宗室近支也 光緒之季 總筭財政 大肆侵
漁 又賄賂公行 任人笑罵 瑞澂乃其郎舅 亦相爲狼狽

辛亥八月 瑞澂棄湖北而逃 潛伏上海 澤公爲其資緣
免罪 且寄三十萬元與之 託名招兵恢復之費 清社既屋
澤公杜門作富家翁 乃心猶未足 輒盜賣諸陵東陵之樹
得一千八百萬元 現時直隸省長及地方各紳士 羣起訟
之 未識如何結束 竊怪此等大事 非可以懷袖間私相授
受者 又非洋公司 無此雄厚售主 且即有洋公司 亦豈
能但憑澤公一人之言 冒昧成交 澤公誠貪妄無知 又何
敢輕犯衆怒 造此罪案 是真不可解耳

載濤載洵

濤貝勒洵貝子 皆醇賢親王之子 景皇帝之胞弟也 宣統
初元 貝勒巡閱海軍 道出湖北 陳夔龍方爲鄂督 聞貝
勒將至 迎之於武穴 呈遞手版後 傳諭到漢口再見 比
折回漢口 率同省藩臬以下各官 伏謁道左 貝勒抗不爲

禮 至行臺 分班叩見 亦植立如泥塑人 衆咸愕然 以其親貴 亦不敢措一語 不知王公大臣班次相等 乃狂妄至此 殆不識禮法爲何物 可哀也已

袁克文

袁克文爲項城之第二子 其母朝鮮人也 性好風雅 愛與文士周旋 易順鼎羅惇齋輩 日奔走其門 羣以曹子建推之 袁亦自鳴得意 當洪憲時 廣購宋板書籍 每卷必鈐皇二子小印 書固未問價也 克文又好度曲 項城殂後 有人在江西會館張筵請客 遍召優伶 昆明趙子衡邀余觀劇 余入座時 正見克文演醉酒一齣 飾楊貴妃 珠冠宮裝 天然流媚 直忘其身爲男子者 是日又見侗將軍演空城計 亦頗可觀 侗爲倫貝子胞弟 亦天潢貴胄也

卷之四

卷廬隨筆完